

聖誕花開

紫

曦著



聖
誕
花
開

紫
曦
著



共天賜教授捐贈

聖誕花開

When Christmas Flowers Bloom



紫曦著

By Tze Hsi

序

方北方

詩，是教育人生的藝術，詩人須具有詩人的氣質；詩人的氣質，如果缺乏充份的戰鬥精神，便永遠寫不出熾熱的詩篇，也就不能美化醜惡的人生，成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散文是人性的自我表現，散文作家除了人格高尚，還須勇於面對現實，樂於自我批評的精神，才能寫出風格豪邁瑰偉、而化人至深的作品。

小說應該是批判社會，美化人心的教育工具，作者必須通過豐富的生活經驗與高深的科學常識，以熱愛人類的精神注入創作，才能負起改良社會的責任。

如是，文藝作品，除了「美」的形式之外，還必須具備「健康」的內容，讀者才能受到教育，從而促進社會的進步。

可見健康的文藝作品，是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是支配人生、美化生活的藝術。可見任何體裁的文藝創作，不是可以馬虎從事的。

午夜細讀紫曦的「聖誕花開」原稿，深受感動。透過作品的認識，看出作者不只繪

出一種完美的人生，而且把故事裡的人物，不論主角或配角，都賦予突出的性格與閃耀的靈魂，使他們活生生地和讀者一同呼吸。

「聖誕花開」是一部健康完整的小說，中心內容這樣：

百萬富翁趙傑昂的最小女兒詩薇，心地純潔，從小就喜愛聖誕花；時常流連於自家洋樓的露台上，欣賞心愛的聖誕花開。

一天，她在洋樓的花園中邂逅了園丁財伯的兒子陳文彬；由於志趣相同，彼此發生好感。

但是，趙傑昂是個見錢眼開、生性貪婪的老頑固。他有三位太太，十六個兒女。他反對詩薇與園丁的兒子陳文彬來往，却要把她嫁給大富豪的兒子林達昌，所以這麼教訓女兒：

「像林達昌這種人，才配和你做朋友，他呀！年輕有爲，父親家裡又有錢。我的宗旨是不留家產給女兒的，將來你要是嫁了林達昌，你就是有錢人家的媳婦。」

可是林達昌是花花公子，他好色而不愛人，迷姦了別墅的看守人徐嫂的女兒小菊成孕却不認賬；迫害小菊自殺身亡。

難怪不論林達昌如何不擇手段，獻盡慇懃，趙詩薇對他還是無動於中，而獨鍾陳文

彬。

當徐小菊有了三個月身孕，而害怕母親傷心，雖一時情急，無理取鬧，要求表兄陳文彬假裝和她結婚，以便瞞過母親與衆人的耳目，引起趙詩薇對陳文彬發生誤會。但終由於徐小菊在遺書中露出真相，使趙詩薇誤會消除，恢復感情。

後來陳文彬獲得獎學金赴英倫學習，趙詩薇在新加坡中央醫院當護士，也因工作勤勉，受院方派往倫敦受訓。

他們身在倫敦，男的集中精神在學習上，女的也專心於救護工作的研究上，直到他們將近畢業的時候，便決定回馬來西亞結婚，然後爲祖國服務。

那時，趙詩薇在醫院的實習崗位上，爲了救護一個非洲小女孩凱莉的肺炎，日夜小心翼翼護理，而置自己的急性盲腸炎於不顧。稍後凱莉的肺炎好轉，趙詩薇的盲腸却全部爆裂。使搶救她生命的醫師搖頭嘆息：

「不行，太遲了！」

不過吉人天相，最後幸得高本漢博士把她從死裡救活回來。

但是當她康復之後，明白本身已不能生育時，便決定獨自留在倫敦，專心爲病人服務，而要求陳文彬回國去，因爲她以爲和獨生子的陳文彬結婚，無異斷絕了陳家的香燈。

，何況陳文彬是十分希望生男育女的。

可是沒料到勇於面對現實的陳文彬，却不是她想像中的那麼頑固。

因為陳文彬認為自己既不能有孩子，但領養別人的孩子，也可以當作骨肉，同樣得到快樂。反正大家早已把愛心放在所有的人類身上。

.....

這雖然是故事，故事裡的人物却和我共同存在，與我的思想觀念相左的相左，一致的一致。但他們不是屬於少數的一兩個人，而是概括了的多數人的思想觀念，成為典型的人物。其中富有進取精神的，使我歡騰鼓舞，卑怯齷齪的，被我討厭唾棄，讓我走入作者的創作環境，與主角人物一起生活。

於是，我覺得「聖誕花開」的內容，具有詩、散文、小說的特質；各種體裁創作的精神，作者紫曦兼而有之。

紫曦女史新著

如歌如訴
亦通亦詩

陳雲輝款題



灰濛濛的天，飄着霏霏雨，是十二月的天氣了，可是在這蕉風椰雨的檳城却嗅不到一點冬的氣息，所感觸到的只是一陣雨季的寒冷。

一幢新式的獨立式的洋房左邊的一個露台上站着一個少女，她倚在欄杆，似乎在觀看什麼？

她的白紗睡袍被早晨的涼風吹得像一片薄雲似的在空中飄浮，長長的秀髮在柔柔的晨風中飛舞。鵝蛋似的臉上嵌着一雙水晶似的會說話的大眼睛，櫻桃小嘴充滿了神秘的女性美。

她凝立在霏霏雨絲中，像座安琪兒的石膏像，真是美極了。

她是這幢屋子的富翁趙傑昂最小的女兒趙詩薇。

在這幢屋子裡，她最愛她的花園，尤其最愛花園裡的那棚一年一度盛開的聖誕花。聖誕花，你別瞧輕它，白皚皚的花朵像串串的聖誕小鐘，蔓了一棚，它的氣味有一種奇特的芬芳，常招來許多小蜜蜂和彩蝶。

趙詩薇向來就愛聖誕花，現在她正倚在露台的欄杆旁俯視着園中盛開的聖誕花。忽然她心血來潮，匆匆下樓到花園去，想摘一些聖誕花，插在自己房裡的花瓶做點綴。

走進了花園，她看見一個戴着草帽的男人正在聖誕花棚下拔着野草。

「財伯，你早啊！」

「早！」

抬起頭的是一張陌生的臉孔，年輕、英俊、雙眼射出智慧的光芒，他對趙詩薇很有禮貌地笑笑。

趙詩薇一時感到很尷尬，她好奇地問：

「你是誰？財伯呢？」

「我叫陳文彬，財伯是我的爸爸，這幾天他老人家生病了，不能來工作，所以我暫時代替他，剛才我沒把你嚇壞吧？」

「哦！沒有，你對園藝很有研究？」

「談不上研究，不過我很喜歡大自然的花草樹木，我最欣賞這棚聖誕花，它的風格超穎，串串白皚皚的聖誕花好像串串的小鈴，載着一個個小小的夢，真有詩意，你也喜

歡它？」

趙詩薇忍不住笑起來說：

「我也很喜歡聖誕花，不過我倒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對聖誕花給予這麼高的評價的人，你倒有點像詩人，你在學校唸書一定最愛文學吧？」

「慚愧得很，我對文學似懂非懂，我剛唸完大學先修班理科，家父希望我將來唸醫科。」

「失敬得很，未來的大醫生。」

「別這樣取笑我，小姐，我們窮人家的子弟那兒有這種機會？這不過是家父的空想吧了。」

「別叫我小姐，小姐的，怪封建的一種稱呼呀！我叫趙詩薇。今年剛剛高中畢業。」

「小姐有什麼打算？」

趙詩薇嬌叱道：「又來什麼小姐，小姐的，我告訴你，我厭倦這種小姐的生涯。我？我能有什麼打算？我只是盼望能到星加坡去當護士。」

「你有這麼好的環境，怎麼不想升學？」陳文彬好奇地問。

「唉！我……」

「詩薇，上來！」

一聲怒喝從樓上前面臥房的露台傳下來。

趙詩薇和陳文彬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六十歲左右，身材臃腫的男人，滿臉怒容，翻着白眼在吸着雪茄。他就是這幢屋子的主人趙傑昂。

陳文彬被嚇得趕快俯下身，在聖誕花的棚架下拔野草。

趙詩薇不安地匆匆離開花園上樓去了。

這時趙傑昂已怒氣冲冲地坐在廳中猛吸着雪茄。

「你瘋了，沒上沒下的和那些下人在聊些什麼？哼！」趙傑昂彈了一下雪茄的灰燼，嚴厲地責罵道。

「爸爸，他是財伯的兒子嘛，我只不過叫他剪些聖誕花讓我拿回房間來插插，和他講幾句話有什麼關係呢？」

「哼！你還敢頂撞我，財伯是下人，他的兒子也是下人，以後不許你再和他談話，你想學你的姐姐詩琪？」

趙傑昂一提起詩薇的姐姐詩琪就氣得臉色都轉黑了。

道：

還躺在床上的趙太太——夏丹聽到趙傑昂的怒吼聲，嚇得霍的一聲從床上驚起。她是一個眉目娟秀，年約四十五歲的中年婦人，她連拖鞋也來不及穿就跑出廳來問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唉！一大清早你發些什麼脾氣呢？」

「發什麼脾氣，你的寶貝女兒詩薇將要步你的寶貝大女兒詩琪的後塵啦！哼！」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詩薇？」

「沒什麼媽媽，剛才我到樓下花園去，想採些聖誕花回房擺插，遇上財伯的兒子，我只不過和他聊了幾句，爸爸就大發雷霆了。」趙詩薇滿肚子委屈地說。

「只是爲了這麼一回事，你也犯不着發這麼大的脾氣呀，詩薇，你進房去吧。」

趙詩薇紅着眼，跑回她的臥房去。

她輕輕地推開玻璃窗，剛好陳文彬抬頭望上來；他的眼光是同情的，憐憫的，而且帶有些微的愛意。趙詩薇全身像觸了電似的，心靈的深處有着一股異乎尋常的感覺，她自己也不能解釋那是什麼？

從來沒有一個男孩子的影子能映入趙詩薇的心房，可是她剛才遇見陳文彬的時候，他的儀表、談吐却深深地吸引了她。

「還不走開？呆在這兒幹什麼？」一個穿着白衣黑褲，腦後拖着一條長辮子的女傭人，推了推陳文彬一下說：

「啊！蝶姐，是你呀！早，早！」

陳文彬滿臉通紅地跟着蝶姐到屋後的工人廚房去了。

「喝杯咖啡提提神吧，你也受夠了。」蝶姐一邊斟着咖啡一邊說。

「蝶姐，我真不明白，你們頭家怎麼這樣不講理的呀？我爸爸怎受得了呢？」

「有錢人有些就是有着這股脾氣的，你爸爸只不過是個點鐘園丁，不住在這兒，怎知道這兒的情形呢？唉！我在這兒已呆了二十年了，這一個家還蘊藏着許多纏綿悱惻的故事呢！」

「纏綿悱惻的故事？我倒喜歡聽呢，蝶姐，你能不能告訴我？」

「好！可是你別告訴人家是我說的呀！」

「蝶姐，你放心，我不會說給別人聽的。」

「唉！」蝶姐先嘆了口氣接着說：

「我的頭家趙傑昂二十歲時曾在中國一間私塾當教師，聽說他十六歲那年就要親了，他的第一個太太是廈門的一個大家閨秀，人不但長得漂亮，而且懂得三從四德，可惜

她命中註定沒有兒子。她和我們頭家結婚後一連生下三個女兒。唉！我的頭家是個重男輕女的人，他的思想老是認爲兒子是自己的，女兒是別人的，所以他不但愛他的女兒，也常虐待他的第一個太太。」

「你怎麼知道呢？」

「哎呀！我怎麼知道呢？我的頭家的一些鄉里有的也是傭人呀，是她們告訴我的啊！」

「有一年，我的頭家的家鄉鬧饑荒，爲了生活，他一個人孤身隻影漂洋過海到檳城來了。當初他只是在一間餅乾廠當印餅徒弟，但是他節衣縮食，把多餘的錢儲蓄起來，後來改行做點小生意，不久生意越做越大，竟然發達起來了……」

「他的第一任太太和女兒有帶來檳城嗎？」陳文彬好奇地問道。

「唉！唉！不提也吧，古語說得對：『自古紅顏多薄命』，我們頭家的第一任太太在頭家走後的第二個月，由於家鄉饑荒過後，四處一片荒涼；不久來了場瘟疫，那個女人就這樣死掉了。剩下三個女兒，大女兒送給別人做童養媳，第二個女兒送給一位遠親，留下最小的就托他的叔母照料，過了好多年才托水客把她帶到檳城來。」

「是剛才你們頭家嘴裡所罵的那個詩琪嗎？」

「不是；她是詩瓊，一向住在另外一個家，不過頭家早已把她嫁出去了。她的年紀啊，比我們頭家娘還大，現在是個寡婦呢。」蝶姐放低聲音說。

「什麼？你們頭家還有另外一個家？」陳文彬睜大着雙眼問道。

「唔！我們頭家的第一個太太在家鄉死了之後的第二年，他稍微有點積蓄就托人替他物色對象；後來他的鄉親替他在馬六甲找到一個娘惹。」

「有孩子嗎？」

「嚇壞人囉！那個娘惹可真會生呀，一連替頭家生了七個女兒，四個兒子！」

陳文彬吐了吐舌頭又指指樓上說：

「怎麼又跑出詩薇這一家呢？」

蝶姐正欲開口，牆上的掛鐘噹噹的敲了八下，她知道趙傑昂和太太快要下來吃早餐了，她笑笑地對陳文彬說：

「我該把早餐開出去了，這些故事，十天十夜也說不完，下回有機會才告訴你吧。」

夜晚的檳城含蓄着詩一般的意境，海面上停泊着來自各國的船隻，發出金碧輝煌的光芒。

海上船的光和海面不遠的升旗山上的點點迷濛的疏落人家的燈光，再配合檳城的萬家燈火，真是相映成趣。

新關仔角是檳城一個最神秘最美麗的堤岸。晚上，多少人喜歡到這兒來看海上船的燈光，遠山迷濛的燈影和天上星星的半明半昧的夢幻似的光芒。

喜聽海潮的人都願到這兒來，這兒有最動聽的海韻，最悅耳的椰樹婆娑起舞的風聲。

這樣美麗的夜晚應是屬於真與善的人們的，醜惡不應在此沾染。可是一陣少女的尖叫聲破壞了這寧靜的夜空。

許多人都好奇地跑來看。原來一個少女的手提袋被歹徒搶走了。

另外有一個青年見義勇為的，奔着追去，把少女的手提袋從歹徒的手中搶回來。

「家裡有錢又怎樣？我爸爸是個重男輕女的人，他說女兒將來是人家的，花那麼多錢在別人太太的身上多不合算。我爸爸一共有十二個女兒，他把我們比喻爲吸血鬼，他怎會供我唸大學？」

「你爸爸的思想可挺陳舊的，他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女兒？」

「哦，別裝蒜了，今天早上蝶姐不是告訴過你嗎？我爸爸一共有三個太太啊！」

「你怎知道？」陳文彬紅着臉說。

「我怎麼不知道呢？我們的書房就在工人廚房的上面啊。」趙詩薇笑笑說。

「恕我冒昧，你爸爸後來怎麼又會討你的媽媽呢？」

「唉！說來話長，我的外公四十歲那年就去世了，外祖母一共養了十個孩子，我媽媽最大，唸到小學畢業她就到我爸爸的工廠去當女工。有一天，我的爸爸巡廠時看中了她，就托人去向我的外婆說親。我的媽媽起初不答應，但是外婆利誘我媽媽，說他如果不答應嫁給我的父親，她的弟妹將沒機會再升學；後來外婆甚至威逼我媽媽，如果她真的不肯嫁給我的父親，她將去跳河自殺。」

「這樣你媽媽就嫁給你爸爸？」

「是的，這是一樁痛苦的交易。媽媽從前愛上工廠裡的一名伙計，因爲他窮，娶不

起我媽媽。我爸爸有錢，他用錢堵住我外婆的雙眼，外婆就把我媽媽嫁給我爸爸。嫁過來之後，我媽媽生下我姐姐詩琪和我，我的爸爸是個重男輕女的人，因為我媽媽沒生男孩，所以她很不得寵。」趙詩薇嘆了口氣說。

「真對不起，我不該問你的家事。」

「沒關係的，我說了出來心裡舒服得多了。」

「你怎麼會選擇到星洲去當護士呢？你可知道護士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嗎？」

「我知道，但這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我的同學林秀霞的哥哥林達昌在星洲中央醫院當實習醫生，我是通過她的哥哥的推薦才能申請進去的，我很珍惜這個機會。況且能夠遠離這個家，在我是一件愉快的事。」

「你打算什麼時候去？」

「剛才我從林秀霞哥哥的手中接到醫院給我的通知信，叫我下個月初就要向醫院報到。」

「你的父母不反對？」

「我的媽媽怕我吃不起苦，至於我爸爸，他倒沒有什麼意見，反正少一個吸血鬼依附他，對他是件好事。」

「詩薇，我真佩服你，看不出嬌生慣養的你能有這種吃苦的精神，我真願意和你交個朋友，我能有這個榮幸嗎？」

「別說得那麼客氣了，我們現在不是朋友嗎？來！我們勾勾手指。」趙詩薇笑笑地說。

不知不覺他們已經到了屋子的前面了。叭叭叭叭一陣刺耳的汽車喇叭聲，接着是一道強烈的燈光直射向他們的眼睛，「嘖」的一聲，有一個人從汽車上下來。那個人正是趙傑昂。

他怒氣沖沖的一個箭步跑到趙詩薇的面前，不由分說地攔了她一巴掌，罵道：

「不知羞恥的東西，叫你不要跟這種下等人接觸，你竟跟他跑起夜街來了。陳文彬，你是什麼東西？有什麼資格跟我的女兒來往？你馬上滾！以後不准你們父子倆再踏進我的家門半步，哼！」

「趙先生，人就是人，怎麼會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呢？你現在有錢就是上等等就是高尚，那麼請問趙先生從前是上等人還是下等人？不幹就不幹，你以為我們父子倆沒在你這兒做短工會餓死嗎？哼！」陳文彬氣憤地說。

「你……你……滾……」趙傑昂氣得全身發抖，大聲地咆哮道。

「是怎麼回事呀？這麼晚了，還在門口吵吵嚷嚷的喊些什麼呢？」夏丹從屋內跑出來問。

「還不是她，這個不爭氣的東西，你的第二個詩琪，現在啊，跟陳文彬這小子跑起夜街來了。」

「媽媽，爸爸，我剛才到林秀霞家去探問她的哥哥林達昌，看看他幫我申請到星洲當護士的事辦得怎樣；誰知我一出來，手提袋就被人搶走了，是陳文彬幫我追回來的，他怕路上不太平，特地護送我回來的。」

「事情就這樣湊巧？哼！我才不信，我告訴你，以後別再讓我看見你跟這小子來往，否則我打死你！」

「好了，好了，講過就算了，別發那麼大的脾氣啦。詩薇啊，你去睡吧。」

夏丹一面安撫趙傑昂一面用憐惜的眼光瞟了趙詩薇一眼說。

「站住！我告訴你，林達昌才是你最理想的對象。他家裡有錢有地位，他的父親又是我的好朋友，他唸醫科，你當護士，是最理想的一對，以後你要多跟他接近才是。」趙傑昂說。

「……………」

「怎麼？你不應我啊？」

「爸爸……」

「好了，好了，詩薇，快回房去吧。」夏丹催促道。

趙詩薇走進房間，拉開窗簾，透了口氣。她抬頭看看天空，天是黑茫茫的一片，只有幾顆寒星在閃爍着。趙詩薇心中想，這些星星真像姐姐詩琪的眼睛，充滿着智慧與剛毅。姐姐是勇敢的，聰穎的，爸爸罵她是第二個詩琪，她想她能學姐姐嗎？

姐姐有愛，她也有愛。

姐姐愛鄭振奮，鄭振奮是個寂寂無名的窮小子。

如果這也是愛，趙詩薇的確深深地愛上陳文彬了。陳文彬也是個窮小子，她能有詩琪那麼剛毅勇敢衝出惡劣的環境，有一天嫁給陳文彬嗎？想到這裡她的臉頰都緋紅起來了。

一陣晚風飄來絲絲的幽香，那是樓下那棚盛開的聖誕花散發出來的。

趙詩薇倚在窗前，俯視樓下那棚聖誕花，雪花白的串串的聖誕花像串串的聖誕鈴，叮叮噹噹地敲起來了，敲開了趙詩薇的回憶，她想起姐姐趙詩琪，趙詩琪的形象飄浮在聖誕花上：

一個短頭髮，大眼睛，櫻桃嘴，懸胆鼻，脣邊時常掛着微笑的少婦。

趙詩琪比趙詩薇大四歲，她們是一對要好的姐妹。

詩琪愛護詩薇；詩薇也尊敬姐姐。在詩薇的心目中姐姐是聰穎、剛毅、而又溫柔、美麗、不可多得的一位女性。

趙詩琪喜歡寫作，喜歡彈鋼琴，喜歡畫畫，喜歡種花，喜歡到禮拜堂去聽牧師講道理。

有一次，聖誕節快降臨的時候，趙詩琪參加教會裡的一個聖歌團。在歌團中，她認識了一個男孩子——鄭振奮。他長得高大、英俊，有一雙做夢似的眼睛，拉得一手美妙的手風琴。

他是橫城一個小鄉村裡的一位小學教員，受朋友的邀請，趁着年假幫忙教會聖歌團伴奏聖歌。

鄭振奮和趙詩琪的興趣相同，理想一致，他們都熱愛教育，打算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神聖的教育工作。

他們在多次的接觸中，竟然相戀起來了。

樓下那棚聖誕花就是鄭振奮有一次到金馬崙去玩的時候特地買回來送給趙詩琪種的。

第二年，聖誕花開的時候，在一個飄着霏霏雨的一個美麗的星夜裡，鄭振奮在護送趙詩琪回家的路上，竟然執住她的手向她求婚。趙詩琪又羞又喜，回到家後，她把這件事告訴父母親。

夏丹一向疼愛女兒，尊重女兒，對於詩琪的婚事沒有異議。趙傑昂可不是，當他得知鄭振奮的父親只不過是他膠園裡的一個工頭，而鄭振奮却是個窮教員，他就大大加以反對。

純真神聖的愛情是沒有貧富之分，貴賤之別的。愛情可以犧牲尊嚴，拋棄地位。愛是兩情相悅，心與心的連繫的。爲了和鄭振奮結婚，趙詩琪居然不顧父親的反對，在母親的暗中協助下，公然在教堂裡披上嫁衣。

牧師祝福他們，年青的朋友們支持他們。

趙傑昂暴跳如雷，橫着心腸，連半分的嫁粧都不送給趙詩琪。

鄭振奮喜歡山，喜歡高原的純樸；趙詩琪喜歡田野，喜歡迷濛的白霧；所以他們結婚後就雙雙申請到金馬崙的一間小學校去當教師。

他們的生活過得很快樂，很有意義。

他們住在學校的宿舍裡，學生喜歡他們，他們也打算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高原上那一

大群一大群可愛的村童。

第二年，聖誕花開的時候，他們第一個孩子晶晶出世了，那是個可愛的白白胖胖的男孩子。

有一次，趙詩琪把他帶回娘家來，趙傑昂連瞧也不瞧他一眼。

又一年過去了，晶晶已經會叫人了，當他學着叫趙傑昂做公公的時候，趙傑昂竟然生氣來，他罵道：

「公公，公公，誰是你的公公？沒教養的孩子，走開……」

晶晶被嚇得躲在趙詩琪的懷中。

夏丹看見這種情形，也忍不住跟趙傑昂吵起來了。

趙詩琪不忍看見父母爲她而失和，所以此後就少回家。

趙詩薇很想念姐姐，但是姐姐住得那麼遠，而她那時又在唸書時期，她是沒有機會和姐姐見面的。姐妹倆只靠書信來通訊息。

想到這兒，趙詩薇掉下眼淚來了。她不明白父親爲什麼那麼勢利！

她愛上陳文彬了，陳文彬愛自己嗎？她能不能像姐姐一樣的勇敢呢？

趙詩薇輕輕地嘆了口氣，換上睡袍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她做了許多夢，夢中都是陳文彬的影子……

(三)

一個清晨，趙詩薇沒精打采的在花園裡漫步，她的心情很紊亂。陳文彬像流星一樣的出現，也像流星一樣的隕落了，不見陳文彬，她像失落了什麼。

「小姐，小姐：：：：：。」一個聲音在後面輕輕地喊她。

趙詩薇回過頭去看，原來是蝶姐。

「什麼事呀？蝶姐。」

「有人托我交一封信給你。」蝶姐向四周探望了一下小聲地說。

「是誰？」趙詩薇睜大着眼睛問。

「陳文彬。」

「快拿給我！」

蝶姐小心翼翼的把信從衣袋中掏出來遞給趙詩薇。

趙詩薇滿懷高興地向蝶姐道謝了一聲，就匆匆跑到樓上臥房，關起房門打開信來看。

詩薇：

我應該感激聖誕花，那纖小的花鈴敲開了我們的友誼。詩薇：我喜歡你，你是個氣質超凡有着崇高人生目標的女孩子，可惜你的父親把人與人之間的界限區分得那麼清，人的上等與下等怎能用金錢來衡量呢？詩薇，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申請到英國去唸醫科的獎學金已經批准了，下個月我要動身到英國去，當初我沒跟你說是因為怕事情不成功，你不會怪我吧？明天我要和家父到金馬崙去一趟，因為他已在那兒的一間小學裡找到一份園丁的工作了，順便我也要我和我的姨媽商量籌備到英國去的事。我離開馬來西亞之前希望能和你再見幾次面，等我從高原下來時我會設法見你。

祝福你，詩薇。

陳文彬

趙詩薇讀了陳文彬的信，高興得幾乎滴下眼淚來，她最感興奮的就是陳文彬已得到獎學金要到英國唸醫科了。她真爲他慶幸，但是想到陳文彬不久就要走了，一走就是六年、七年，這六、七年中會有什麼變化嗎？陳文彬說喜歡她，喜歡是不是愛呢？趙詩薇的心情矛盾到了極點。

她吃不下飯，坐立不安，她心神恍惚極了。

「詩薇，你有什麼心事，快告訴媽媽吧。」夏丹看見趙詩薇神不守舍就關心地問。

「媽媽，沒什麼。」

「你別瞞媽媽，你的眼睛已經告訴我你的心裡已有了愛情的困擾，孩子，是嗎？」

「媽媽，你……」

「你是愛上陳文彬了？別怕，這幾天你的父親回那邊的家去，有什麼事你不怕對媽媽說。」

「媽媽，你看這封信。」

夏丹看完了信說：

「呵！這就好啦，陳文彬有機會到英國去唸醫科，這實在是件喜事，窮苦人家的子弟有機會深造，以後就可以抬頭，不會被人瞧不起，噢！怎麼啦？你苦着臉的？」

「……」

「哦！我明白了，你是捨不得他？」夏丹笑笑地說。

「媽媽，你別胡說，人家可沒說過他愛我呀？」

「傻孩子，這還看不出來嗎？他的所謂喜歡就是愛呀，他這次到英國去也好，你們

還年輕，愛情是要經得起考驗的，媽媽從前就是：：：：：。』夏丹說到這裡眼圈都紅了。

「媽媽，過去的事還提它幹嗎？」

「我怎麼不說呢？要不是你外婆當初威誘我，我也不會嫁給你父親。那個人因為我嫁了人，竟然一氣之下航海去了。二十多年來一直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的母親就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你叫我的心裡怎能安寧呢？唉！詩薇，當愛情在你面前的時候，你要好好的珍惜它。嘖：：：：：嘖：：：：。』夏丹說到這兒竟喘起氣來。

「是嗎？我叫你不要說了，你的心臟病又發了，我打電話去叫醫生。」

「不必了，我的房裡的抽屜中還有藥呢，吞些藥片就會好的，你扶我回房去吧。」趙詩薇扶了夏丹回房之後，一個人走到樓下的大廳去看書。

每個字都是模糊的，下個月她自己要到星加坡去當實習護士，下個月陳文彬要到英國去唸醫科。她很想像陳文彬早點見面，但是她不知道陳文彬什麼時候才下山來。

趙詩薇正想得出神時，門鈴响了，她跑去開門。

「爸爸，是你。」

「唔！媽媽呢？」

「她有點不舒服，在樓上休息。」

「一天到晚的都是不舒服，不舒服，我也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討到個藥侯，哼！

「啊！傑昂，是你呀，你不是說這幾天不回來？」夏丹聽到趙傑昂的聲音，就從樓上走下來。

「這是我的家，我愛什麼時候回來就回來，我回來礙你事嗎？」

「媽媽，你沒事吧？」

「我吃了藥已經好多啦。」

「那太好了，我到樓上看書去。」

趙詩薇正想移步踏上樓梯，桌上的電話鈴响了，她急忙跑前去接。

「是詩薇嗎？你早，我是林達昌，明天秀霞和我要上金馬崙的別墅去渡假幾天，我想邀請你也和我們一塊兒去，不知你肯賞臉嗎？」

「這幾天我正忙着準備收拾東西，我想……」

「喂！是詩薇呀，我是秀霞啊，收拾東西，那花什麼時間呢？去嘛，別這麼掃興，過幾天你就要到星加坡去了，難得這個機會和你敘敘，啊？」

「是林達昌打來的嗎？讓我來聽。」趙傑昂緊張地問。

「爸爸，你……」

「是達昌嗎？喂，喂！」

「請等等。」

「趙伯伯，您早。」

「是你約詩薇到金馬崙去玩嗎？好！好！你們什麼時候去？明天？哦！八點，好的，我告訴她，叫她明天在家等你，啊！再見。」

趙傑昂放下電話就向趙詩薇教訓道：

「像林達昌這種人，才配和你做朋友，他呀，年輕有爲，父親家裡又有錢，我的宗旨是不留家產給女兒的，將來你要是嫁了林達昌，你就是有錢人的媳婦，一生享用不盡，以後要多多和他來往。明天，你就和他們到金馬崙去玩幾天吧。」

「爸爸，我不想去。」

「怎麼？你敢不聽我的話？」

「好了，好了，別罵了，詩薇呀，去就去嘛，順道去探望你姐姐和晶晶。」

「什麼？叫詩薇去探望詩琪？告訴你，詩薇，你是和林達昌兄妹倆去渡假的，不許

你去詩琪家，聽見了沒有？」

趙詩薇唯唯喏喏的答應了。

她心裡想，雖然陳文彬沒有告訴她他的金馬崙的地址，但是她希望奇蹟出現，能在金馬崙遇見他。



(四)

早上七點半，林達昌就喜氣洋洋的起來了。他選了一件紅色的短袖襯衫，穿上一條灰藍色的格子喇叭褲，綁上一條金色的領帶，長長的頭髮梳得光光滑滑。他向鏡子中的自己扮了個鬼臉吹着輕快的口哨去敲林秀霞的房門。

「喂！小姐，好了沒有？」

「來囉，來囉，看你急成這個樣子。」

一個穿著得很樸實的短髮少女把門打開，她是林秀霞，個性、思想和哥哥迥異的女孩子。

「嘩！哥哥，你這一身打扮可嚇壞人啦！」

「追求女孩子總得穿得新潮些，喂！秀霞，你怎麼打扮成像個鄉村姑娘？」

「我喜歡嘛，這樣不好嗎？我又不是去追求男孩子？」

「哎呀！現代化的女孩子總得打扮得新潮些，你這麼守舊，當心做老姑婆。去去去，快去換過一套吧。」

「不嘛！」

「哎呀！你這個鄉村姑娘真拿你沒辦法。好了，好了，不換也吧，時間不早了，我們去接趙詩薇吧。」

他們兄妹倆上了車，林達昌開了他那輛新買的紫紅色的跑車，踏足油門，向趙詩薇的家駛去。

「哥哥，別多費心神了，我看你追求趙詩薇一定失敗的。」

「哈！笑話，你還不知道你的哥哥是出了名的情聖嗎？我是有追必成的。看我這副帥相，這份資歷，爸爸那些家產，女孩子那會不對我傾心？」

「哥哥！你不知道，趙詩薇的個性不同平常人，她最瞧不起像你這種公子哥兒作風的人。」

「哦？沒關係，我會有辦法的。」

他們兄妹倆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就到了趙詩薇的家門前了。

林達昌步下汽車，整了整衣服就去按門鈴。蝶姐聽見鈴聲，知道是林家兄妹來了，急忙跑去開門。

「你們家小姐呢？」林達昌問。

「跟頭家和頭家娘在廳裡，請到裡面去坐吧。」

林達昌很有風度的和林秀霞步入大廳中，他看見趙傑昂夫婦倆就笑容滿面，很有禮貌地說：「伯父，伯母早，詩薇，你好。」

「早，早。請坐。」趙傑昂答道，接着又說：「阿蝶，倒茶來。」

「不，謝謝，我們已經吃過早點了。」林達昌說。

「詩薇，你準備好了沒有？我們可以動身了吧？」林秀霞問。

「她早已準備好了，你們去吧。」趙傑昂搶着回答。

「爸爸，媽媽，我走啦。」

夏丹送他們到門口時，小聲地在趙詩薇身邊耳語：「詩薇，記得去看看你姐姐。」趙詩薇點了點頭，就坐上林達昌的跑車上金馬崙去了。

汽車在風馳電掣的開行着，開行着，林達昌向趙詩薇打量了一番說：

「詩薇，今天你真是漂亮極了，蔚藍色的襯衣，純白色的長褲，配上你那一頭秀髮，真彷彿仙女飄浮在雲間。」

「你真會說笑話，我怎能和仙女比擬呢？我是凡人嘛。」

「詩薇，你不知道，你在我哥哥的心目中就像仙女般的可愛，哈哈……。」林

秀霞取笑道。

「秀霞，你什麼時候也學會阿諛人了？別談這些了，秀霞，我真有點怕，到星洲當護士這份差事，我不懂能不能勝任？」

「老實說，當護士是很苦的，唉！詩薇，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選擇這份工作？」林秀霞說。

「沒關係的，詩薇，我在中央醫院已混得很熟了，到時我多介紹幾個當護士的朋友給你認識，有什麼不懂，你可以問問她們。不過坦白說，對病人不必太賣命，他們不會感激你的。你現在學點護理也好，將來我的……哈哈……。」林達昌說到這裡，斜睨了趙詩薇一眼。

趙詩薇聽了林達昌這番話，心裡很不高興，她說：

「我選擇當護士是爲了同情病人的痛苦，如果有一天我當上護士，我一定盡己所能爲病人服務。達昌，怎麼你會說不必爲他們賣命呢？」

「現在跟你講這些，你不會明白的，將來當你真正在醫院服務時，你就會覺得病人是那麼的可厭。」林達昌扮個鬼臉說。

「那你爲什麼要選擇學醫呢？」趙詩薇反問道。

「還不簡單？一來當醫生容易賺錢，二來聲譽好。」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為醫者父母心，尤其對貧窮的病人，我們更應該多多協助他們。」

「哈哈……：……多多協助他們？那麼醫生吃什麼呢？詩薇，你的思想太幼稚了。」林達昌不禁大笑起來。

「我要聽唱片呀，哥哥，快開給我聽。」林秀霞故意岔開他們的爭辯說道。

汽車仍然在風馳電掣的開行着，瘋狂的樂曲配合着林達昌模仿 Tom Jones 的聲調在空間震盪。

趙詩薇覺得無比的厭惡。她跟林達昌兄妹到金馬崙去渡假有兩個目的：第一個是希望遇見陳文彬，第二個是探望姐姐詩琪。

汽車開行了好幾個鐘頭，就到了金馬崙的山腳下，慢慢地車子在狹窄的路上旋轉，只見左邊是高聳入雲的山林，右邊是低窪的山谷。山谷中有的是山石，石縫中偶而長出些奇異的山胡姬。

慢慢地一陣沁人心脾的清涼迎面向他們襲來。路越來越陡，到處可看到一片的菜圃農村，一股一股迷離的白霧在四周嬋繞。

趙詩薇深深的吸了口氣，心中不覺暗自讚嘆道：「金馬崙，你這霧般神秘的山莊，實在太美了。」

到了不蘭璋，汽車向一間建築在山坡上的別墅駛去。林達昌叭叭叭的按了幾下汽車笛就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傭人打扮的女人出來開門了，她的後面還跟着一個十八、九歲左右的女孩子。女傭人是徐嫂，她是個寡婦。女孩子是徐小菊；她是徐嫂的女兒。

徐小菊有一種純樸的村姑美，桃紅色的臉頰，膚色白裡透紅，身材健美，梳着兩條又粗又長的辮子，辮子上結着兩個粉藍色的絲帶，樣子很逗人喜愛。

林達昌開了車門，徐嫂就笑容滿面的叫了聲：「少爺，小姐。」

徐小菊看見林達昌，心裡的高興可以從她臉上的表情看得出來。林達昌斜睨了她一眼，色迷迷地笑着說：

「小菊，你越長越漂亮了。」

徐小菊扭了扭身子，笑瞇瞇的向林達昌拋了個媚眼就和徐嫂一齊把車上的行李搬進屋裡去。

趙詩薇下了車，感到陣陣花香撲鼻，只見數不盡色彩的千朵萬朵迎風招展的嬌艷的大輪玫瑰爽朗地盛開着，還看到一些出類拔萃的大輪菊花，紅的、赤褐色的、白的、黃

的、紫的在涼風中抖擻，彩蝶在花叢中飛舞。花園裡有座假山，山上還有個噴水池，散發出細細縷縷的水絲。趙詩薇不禁自言自語的讚賞說：

「美，真是美極了。」

「詩薇，你很喜欢這個地方？我們就在這兒多玩幾天，現在我們先進屋裡去歇歇吧。」林達昌邊說邊伴着詩薇進入屋裡。

屋內佈置得富麗堂皇，地上鋪着紅褐色的地毯，牆壁上掛着許多名畫，廳的左角還有個小酒吧，真是華麗極了。趙詩薇向四周看看，覺得這裡的環境實在不錯。

林達昌向拿着行李的徐小菊吩咐道：

「小菊，帶趙小姐到樓上客房去休息吧。詩薇，別客氣啊，待會兒見。」

趙詩薇微笑地點點頭表示謝意。

徐小菊的表情是冷冷的，眼睛充滿了疑惑和妒忌，她用鼻音慢條斯理的吐出幾字：

「跟我來吧。」

趙詩薇第一眼就覺得這女孩子對她懷有敵意，心裡不覺有點寒慄。

「上去嘛，詩薇。來，跟我走，我的房間就在你的隔壁。」林秀霞熱忱的說。

「你們這幢別墅的環境真是美極了，你們常來這兒渡假？」

「我倒不常來，不過我哥哥每次從星加坡回來就喜歡上這兒來玩。」

「像你哥哥那麼活躍的人會喜歡這兒的寧謐？」

「天曉得？他說到這兒來溫習功課。」

林秀霞推開客房的門，裡面佈置得很雅緻，淡綠色的牆壁，翠綠色的地毯，淺綠色的窗帘，桌上還插了許多鮮艷的玫瑰花。

「你喜歡這房間嗎？」

「喜歡。」

「是我哥哥前天打電話上來囑咐小菊叫她這樣佈置的。」

「是呀，少爺說有貴賓要來，果然不錯，來了一位這樣漂亮的小姐，難怪少爺這麼緊張。」小菊的笑聲中帶有濃厚的醋意。

「詩薇，你先洗個澡休息吧，待會兒見。」

「唔」

這一晚的晚餐非常豐富，都是徐嫂的拿手好菜。餐桌上裝飾了許多白色的洋蠟燭做點綴，電唱機播送着柔和的音樂，充滿着羅曼蒂克的氣氛。

趙詩薇暗想，如果這時和陳文彬共餐，該是多有詩意，可是面對着她的竟是花花公

子林達昌。

「吃呀，別客氣，詩薇，唔！這塊雞腿給你，嘻嘻……是我特別囑咐徐嫂替你燒的。」

林達昌大獻殷勤，不停的夾菜給趙詩薇吃。

「哥哥，我呢？」林秀霞故意撒嬌地問道。

「欸！這隻雞腳給你。」

「唔！我不依，你好偏心，你欺負人！」林秀霞放下碗筷，偽裝生氣地說。

「好啦，好啦，別生氣了，快吃啊！」林達昌笑笑地說。

「來，詩薇，喝杯酒。」林達昌端着個酒杯遞給趙詩薇說。

「對不起，我不會喝。」

「那是葡萄酒，醉不了的，詩薇，你嚐嚐吧。你看，我喝完這杯。」林秀霞端着酒杯骨嘟嘟的吞下去了。

「喝嘛，賞賞臉。」林達昌涎着臉說。

趙詩薇見推辭不了，沒法子，只好硬着頭皮咽下一口。只喝了一些，她就嗆咳起來了。他趕快把酒杯放下。

「來，再喝嘛。」林達昌催促她道。

「不，謝謝，我的喉嚨有毛病不能再喝了。」

電唱機正播送着一首華爾滋的曲子，林達昌欠欠身子對趙詩薇說：

「詩薇，我有這份光榮請你跳個舞嗎？」

「對不起，我不會跳。」

「沒關係的，哥哥可以教你的啊！」

「是呀，很容易學的，來，我教你，賞賞臉，啊？」

「去嘛，詩薇，別害羞，去嘛。」林秀霞邊說邊拉着趙詩薇起身。

趙詩薇見推辭不了，只好站起身來和林達昌跳舞。她的確不會跳，她長得這麼大了還不會和男孩子牽過手。

林達昌藉故教詩薇，常常把臉孔貼近她，趙詩薇的臉都緋紅起來了。

剛從廚房端着生果出廳的徐小菊看見這種情形，不覺目瞪口呆，連手中捧着的生菓盤都掉落在地上了。

這一聲玻璃盤子跌落在地上的聲音，驚醒了林達昌的美夢。

「你怎麼這樣不小心啊？還不快拾起來，蠢材！」林達昌呵叱道。

「小事情嘛，別那麼凶好不好？」趙詩薇說。

「你不知道，對待這種下人有時不能太給臉。」

徐小菊聽到林達昌的話，強忍着快要流出來的眼淚，低着頭趕快的把碎玻璃片拾起，跑回廚房去了。

「對不起，我有點不舒服，我想回房間休息。」趙詩薇說。

「也許是喝了點酒的關係吧，悶在房裡你可能會生病的，我陪你到外面花園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吧。」

趙詩薇沒法，只好跑去邀林秀霞，林秀霞說：

「好啊！你們先走，我到洗手間去一趟，待會兒就來啦。」

「你快點啊！」趙詩薇囑咐道。

林達昌伴着趙詩薇走到花園，外面的霧是白茫茫的一片，天氣奇冷，一陣涼風吹來趙詩薇不禁打了一個噴嚏，林達昌趁機一把攬住她。

「幹什麼？放開我！」趙詩薇用力掙開他驚叫道。

「詩薇，我怕你冷嘛。」林達昌解釋說。

「怎麼秀霞還不來呢？我要進去了。」

「等一等，我有幾句話想對你說。」

「快說吧。」

「詩薇，我愛你，除了你我就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孩子，詩薇……我……」

。林達昌說着就緊緊的摟住趙詩薇。

「放開我，快放開我！」

林達昌似乎沒有聽見趙詩薇的話，更加緊緊的摟住她不放。

忽然林達昌的後腦被一塊石頭擊中，他回過頭一看，只見一條人影閃過，一眨眼間就不見了。

林達昌跟着影子消逝的地方追去，趙詩薇趁機掙脫了林達昌的糾纏，跑回屋內樓上的客房，用力關上房門。

她的心仍在忐忑的跳着。

她意味着林達昌的確不懷好意，她決定明天一早就到她的姐姐詩琪的家去。

林達昌追到噴水池的旁邊終於發覺那個神秘的人影了，不過在白茫茫的濃霧中却看不清楚對方是誰。

林達昌厲聲喝問道：「誰？」

「你不認識我吧？」

「是你，小菊。」林達昌氣憤憤的逼近她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哈哈……：你還記得我嗎？四個月前你欺騙我的時候，你還不是對我說過，除了我，你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孩子，原來你是個大色狼！」

「你想怎樣？」

「少爺，你打算怎樣安置我？我告訴你，我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了。」徐小菊一邊哭着一邊逼問道。

「這是不可能的，你有什麼證據硬說這個孩子是我的呢？你既然可以和我胡來，我不在時，你也可以和別的男人胡來啊！」

「我怎會和別的男人胡來呢？這孩子的確是你的，你要負責呀！」徐小菊痛苦的說。

「你要我負什麼責？」

「快和我結婚！」

「哈哈……：和你結婚？笑話，你是什麼身份？哼！你只不過是我家別墅傭人的女兒，我將來是個堂堂皇皇的大醫生，想想看，我怎能娶你？況且這件事情的發生是你

心甘情願的，這能怪誰？哈哈……。」林達昌狂笑道。

「林達昌，當初是你欺騙我，誘姦我，你這沒良心的禽獸，我要控告你。」

「好哇，我等着，只怕你臉皮沒那麼厚，不敢公然承認你和我曾經……哈哈……」

「你真的不管？」

「那又不是這麼說，小菊，我們是老相好，大家玩玩，過後不要留什麼手腳。況且這孩子又不能斷定是我的，這次算我幫忙你，我送給你兩百元，你明天找醫生去打掉它吧，以後我們還是老相好，嗯？」林達昌邊說邊從褲袋中掏出錢來遞給徐小菊。

「這些骯髒的錢還給你，別以為我是窮人家的女兒好欺負。林達昌，總有一天你會得到報應的！」徐小菊氣憤地用力把錢擲向林達昌的臉上就哭着狂奔回工人宿舍去了。

徐嫂正在燈下縫補舊衣服，忽然門「依呀」的一聲被推開了，徐小菊跟踉蹌蹌的滿臉淚痕地跑進來。徐嫂被嚇得立刻放下針線，跑前去扶住徐小菊緊張地問道：

「小菊，到底發生什麼事呀？快告訴媽。」

「媽！」徐小菊伏在徐嫂的身上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徐小菊正想把這件不幸的事告訴徐嫂，但是冷靜的想想，她三歲那年父親去世，全

靠母親一人含辛茹苦才把她扶養成人，要是把這件沒法補救的醜事告訴母親，母親聽了之後會採取怎樣的行動？母親又怎能受得了這種打擊呢？所以她強作鎮定的撒謊道：

「媽，嚇死我了，剛才我在花園裡踩到一條蛇，幸虧我跑得快，不然……：：：：：嘎！」

「哎呀，小菊，你可真把媽嚇壞了，我還以為你發生什麼事呢？快去洗個臉睡覺吧。」

「哦！」徐小菊強忍住眼淚，洗了個臉換上睡衣便倒在床上。她實在睡不着，她應該及早想出個辦法來解決這件事。

(五)

第二天早上，趙詩薇挽了個皮篋匆匆地從樓上下來。走到門前遇見徐嫂，徐嫂驚奇地問道：

「趙小姐，這麼早你上那兒呀？」

「徐嫂，我想到我姐姐那兒去住幾天，這兒有一封信，待會兒秀霞醒了，麻煩你交給她。」

「哦！」徐嫂應了一聲，看着趙詩薇走到屋外截了一輛的士走了。

林秀霞先起身，她推開趙詩薇的房門，看見裡面沒有人，她以為趙詩薇一定比她先起身，這時大概在屋外的花園散步吧。

她走下樓，徐嫂就把趙詩薇離去的事告訴她，並且把趙詩薇留下的信交給林秀霞。林秀霞慌張地把信拆開，信內寫道：

秀霞：

謝謝你們的熱誠招待，請恕我不辭而別，我是另有苦衷的，我和姐姐已好久沒見面

了，我想到她的家去住幾天，到時我會自己回檳城，請不必等我。

詩薇

林秀霞看了這封信，心裡不禁納罕，趙詩薇是她最要好的同學，她做事向來是有條理的，這次怎麼會不辭而別呢？她再研究信中的內容看到那句：「我是另有苦衷的」她不禁想起哥哥林達昌，莫非哥哥昨晚在花園裡對趙詩薇有不規矩的行動？她想想竟責怪起自己來了。她本來想製造機會使趙詩薇多和她的哥哥接觸，因為她希望他們能有一天真的相愛起來，更期望哥哥能在趙詩薇的影響下結束他的浪子生涯。

「秀霞，你在看什麼？」

林達昌從樓上走下來，來到林秀霞的身邊，她還不知道。這時她彷彿從夢中驚醒，她把信遞給林達昌，不悅地說：

「哪！你看！」

「這是怎麼回事呀？為什麼詩薇不辭而別呢？」

「這倒要問你囉！」林秀霞冷嘲道。

「問我，笑話，我怎知道啊！」林達昌強作鎮定說。

「我問你，昨晚你在花園裡有沒有對詩薇不規矩？」

「沒……沒……有啊！不過我說……。」

「你說什麼？」

「我說我愛她！」

「你這個浪蕩子，看你以後怎麼向趙伯伯交代？」

「我們去找她回來吧！」林達昌說。

「現在不行，我們橫豎會在這裡逗留幾天，等她的氣消了，過兩天再去吧。」
林達昌不表示什麼，聳聳肩膀吹着口哨向外跑了。

(六)

趙詩薇坐上的士，把地址告訴了司機，司機把她載到一間小學校的門口就停下了。

趙詩薇付了的士錢，挽着皮篋走進校園內。

她看見姐夫鄭振奮正在樹蔭底下，拿着書本在教幾個學生唸書。

她心裡納罕，現在已是假期，怎麼他們的學校還在上課呢？

鄭振奮正在專心教書，沒有看見趙詩薇進來。

趙詩薇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看見小外甥晶晶一個人在空地上玩，他看見詩薇不覺驚喜地向屋內喊道：

「媽媽，媽媽啊！快出來呀，阿姨來啦！」

趙詩琪正在廚房煮飯，聽見晶晶的喊聲，連圍裙也來不及脫，馬上跑出來。她看見詩薇，不覺驚喜道：

「詩薇，真的是你，怎麼事先不通知我一聲呢？」

「姐姐，這次是秀霞兄妹邀我上來玩，爸爸才答應讓我來的。」接着，趙詩薇摸摸

晶晶的頭髮笑笑說：「晶晶，你長得好高囉！」

「快叫阿姨。」趙詩琪說。

「阿姨！」晶晶天真地叫道。

「晶晶乖。」

趙詩薇看看趙詩琪突出的肚子問道：

「姐姐，你又有喜啦？」

「是啊，已經六個月了。」趙詩琪緋紅着臉說。

「你沒請傭人不是太辛苦了嗎？」

「不！生活是要經得起熬鍊才有意義，我去教書的時候，晶晶託隔壁的黃師母看管，放學回來我就料理家務。這種生活才是我真正願意過的，詩薇，你看，我不是很快樂嗎？」

「唔！姐姐，你的見解實在好，我好羨慕你的生活。對了，姐姐，現在是年假，怎麼姐夫還在教書？」

「哦，那是些超齡的孩子，他們家裡窮，田裡又缺人手幫忙，沒有機會上學校唸書，但是他們却是些勤勞的少年人，喜歡學習，所以你的姐夫一有空就義務教導他們唸書。」

「姐夫真了不起，姐姐，你的眼光可真不錯啊。對了，你這兒有地方嗎？我想在你家住幾天。」

「詩薇，如果你不嫌棄，我後面還有個小房間，不過就是狹窄了點，不知你慣不慣？媽媽好嗎？爸爸還有沒有那麼凶？」

「那實在太好了，姐姐，我就在這住幾天。媽媽的身體不很好，醫生說她的心臟有點衰弱，媽媽也真是的，她總是常常想起過去。爸爸呀，他什麼時候才不凶？姐姐，你不知道，最近我還跟他嘔氣呢。」

「是不是爲了陳文彬？」

「姐姐，你怎麼會知道的？」趙詩薇睜大眼睛問。

「世界上想不到的事可多着呢，我還認識陳文彬！」

「陳文彬？他……他在那兒？」

「看你緊張成這樣子，告訴你，財伯就在我們學校當園丁，陳文彬自然住在這兒囉。」趙詩琪憐愛地說。

「姐姐，快帶我去看他！」

「帶你看誰呀？」

進來的是一個二十六、七歲左右的青年人，他的腋下夾了幾本書，那是趙詩薇的姐夫鄭振奮。

「姐夫，你好！」

「詩薇，想不到你會上來，來看我們。」鄭振奮興奮地說。

「哈！我想不是來看我們，她是特地來看一個人的。」

「姐姐，你別取笑人嘛。」

「詩薇，別害羞，我聽陳文彬的語氣和看你的態度，我可以看得出，你們彼此都愛上了。陳文彬是個好男孩，不久他要到外國去唸醫科，而你又要到星洲當護士，你們還年青，這段日子是最好的考驗。能經得起考驗，將來結合才有幸福。」

「你說夠了沒有？快帶詩薇去見見陳文彬吧。詩薇，他看到你一定會很驚奇的。」鄭振奮說。

鄭振奮夫婦領着趙詩薇走到宿舍的後面。那是一間小小的半磚板式的小屋子，是財伯的住所。

陳文彬正在屋裡的客廳看書，他看到有人進來就抬起頭，當他看到趙詩薇時，興奮

得從椅子上躍起，趨前去執住趙詩薇的手笑道：

「詩薇，是你？我做夢也沒想到你會來，你爸爸肯讓你上這兒？」

「他逼我和林秀霞姐妹上金馬崙渡假，來到這裡，我利用金蟬脫殼之計來找姐姐，沒想到你也在這兒，財伯呢？」

「我在這兒。」一個六十多歲的瘦癯的老頭子從廚房裡走出來。

「財伯，你好。」

「啊！詩薇，是你呀。坐，大家都坐嘛。」

「詩薇，你們談談吧，我和振奮先回去，我還要煮飯呢。文彬，待會兒你們和財伯都到我家來吃飯吧。」

「別客氣呀，詩琪姐。」陳文彬說。

「噯！文彬呀，你們難得見面，等下你就陪詩薇去鄭先生家吃飯吧。我還有點事要出去一趟，你們談談啊。」

大家走後，陳文彬深情地望着趙詩薇說：

「詩薇，我好想念你呵，本來我打算過幾天去檳城看你的，沒想到你會來，這真是個機緣。詩薇，我申請到英國去唸醫科的獎學金已批下來了，下個月十號我就要動身了。」

，你什麼時候去星加坡呢？」

「我下個月初也要到星加坡去了，文彬，你這一去要唸幾年呢？」

「我想至少都要七年，詩薇，恕我唐突，我們真有點像莎翁筆下的主角，我想這也許是緣份吧。不知怎的，我第一眼看見你，就愛上你，詩薇，答應我，等我好嗎？」

趙詩薇嬌羞地把頭低下，陳文彬緊張地問：

「詩薇，你怎麼不回答我，你不願意嗎？」

「不，文彬，無論多久我都會等你的，這次你能到英國唸書，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預祝你成功。」

「謝謝你，詩薇。我幼年喪母，全靠父親一人辛辛苦苦的扶育成成人，我們窮，一直都被人瞧不起，尤其是你爸爸，把我們窮人喻為下等人。詩薇，這些話講起來真叫人心痛。我這次出國一定要珍惜機會，努力學習，將來我如果成功了，我一定好好的爲人服務，我希望你能做我最得力的助手，你說好嗎？」

「嗯！」趙詩薇笑笑地點點頭說。

「好啦，好啦，我的飯菜都冷了，你們先到我的家吃了飯再談吧。」趙詩琪進來催促道。

趙詩薇和陳文彬彼此相視作了個會心的微笑，就到趙詩琪的家吃午飯。這一頓雖是粗茶淡飯，但是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他們邊吃邊談。

趙詩琪談晶晶。

鄭振奮談教學經驗

陳文彬談理想。

趙詩薇靜靜地細聽，這些哲理她在家裡是絕對沒有機會聽到的。

金馬崙的夜是寧謐的，美麗的。霧下得很重，天氣出奇的寒冷。陳文彬和趙詩薇在濃濃的霧色中散步。他們走到一棚聖誕花的棚架下就坐在那兒談心，趙詩薇關心地問道：

「文彬，你這次走得那麼遠，財伯怎麼辦呢？」

「這點我也考慮到，但是爸爸還是堅持要我接受這份獎學金。他認為這是我人生旅程的轉捩點，他說他的身體很好，可以照顧自己，況且又有鄭先生和詩琪姐和他在一起，這點我倒放心，不過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你不放心我什麼？」

「我一去就是六、七年，這麼長的時間，你的父親對你的終身大事，不懂會採取怎

樣的態度？」

「文彬，你放心，我會像姐姐一樣的堅貞的。我先到星加坡當護士，將來有機會我也申請到英國去，這樣你總該放心了吧。」

他們緊握住對方的手，互相凝視着，會心的微笑着，誓言彼此堅貞相守，更爲將來的理想默默的祝福。

他們談了好一會兒，陳文彬就送趙詩薇回去詩琪的家休息。

這一晚，趙詩薇的心情很興奮，她想到將來許多美好的計劃。她覺得很幸福，她意味着她的將來會有一場不平凡的鬥爭。但是她不畏縮，她知道幸福是要經過艱苦的磨鍊和鬥爭才能得到的。

第二天一早，陳文彬帶了趙詩薇到金馬崙有名的玫瑰園、茶山、Smoke House去參觀。最後他們到了菊花園。

在菊花園裡所看到的都是些出群拔萃的大輪菊花。白菊、黃菊、紫菊、紅菊、赤褐色的菊在秋風中散發出特有的芬芳。

趙詩薇正站在溫室外出神地欣賞菊花的時候，忽然背後有人喊她。

「喂！詩薇，我找得你好苦呀，原來你在這兒，這位是……」

趙詩薇回轉頭一看，真是冤家路窄，原來是林秀霞兄妹。

「讓我來介紹，這位是……」

「哦！不用了，我認識他，他是花王財的兒子小花王——陳文彬嘛。秀霞，你忘啦？花王財從前不是替我們打過工的嗎？小花王還是我們母校的高材生呢。哈……哈……小花王，你真有福氣，邀得這麼一位漂亮的小姐與你同遊。」林達昌斜睨着陳文彬嘲笑。

「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陳文彬睜大眼睛說。

「沒什麼，我不過說你的艷福不淺，一個小花王竟有這麼一位高貴的小姐與你作伴。」

「林達昌，你說話要有分寸，別信口開河傷害人。」趙詩薇忿忿地說。

「呵！詩薇，你倒幫起他來了。」林達昌譏諷道。

「好了，好了，你們別再說下去了。詩薇呀，後天我們就打算回橫城了，你把地址告訴我，到時我來接你好嗎？」

「秀霞，謝謝你的好意，到時我會自己回去的。」

「這怎向令尊交代呢？詩薇，你跟我們回別墅去吧，後天我們一道回橫城。」林達

昌涎着臉說。

「謝謝你的好意，文彬，我們走吧，再見。」

「詩薇，詩薇：：：：：。」林秀霞在後面喊道。

陳文彬和趙詩薇默默地走着，他們都各懷着心事。

陳文彬咬緊牙關想：「是的，無論多困難，我都一定要奮鬥成功，我要抬頭，我和父親這輩子已被人輕蔑夠了。」

趙詩薇想：「糟了，這次得罪了林達昌，這傢伙回橫城後一定在父親面前說我的壞話，到時去不了星加坡怎麼辦呢？」

林達昌眼看着陳文彬伴着趙詩薇離去，悻悻地說：

「哼！別以爲了不起，總有一天我會把你弄到手。」

「哥哥，你也是的，你的言行也太過份了！」

林達昌瞪了妹妹一眼，氣呼呼的上了汽車開足馬力飛馳而去。

(七)

晚上，趙詩薇和陳文彬又在聖誕花棚下見面。他們討論了許多問題。

陳文彬對趙詩薇說：

「林達昌這傢伙回到檳城後，一定會在你父親面前擺弄是非的，詩薇，你可要小心點啊。」

「這是意料中的事，我會應付的，你放心吧。對了，我回檳城後過幾天就要到星加坡去了，這是星加坡中央醫院的地址，到時你寫信給我吧。」

「好，你到星加坡的幾天後，也是我到倫敦去的日子，詩薇，我會從星加坡取道去的，因為我還想見見你呢。」

趙詩薇心裡感到很高興，他們談了很久，陳文彬就送趙詩薇回詩琪的宿舍去。

陳文彬和趙詩薇道了晚安，經過一條小徑，忽然從叢林中閃出一個人影來，他定睛一看，原來是表妹徐小菊。

徐小菊的臉色蒼白，滿臉淚痕，精神恍惚，他看到陳文彬就拉着他的手哭道：

「表哥，請你救救我，救救我。」

「小菊，你是怎麼回事呀？有話慢慢說嘛。」

「這叫我怎說呢？」徐小菊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小菊，冷靜點，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我一定幫助你。」

「表哥，答應我，立刻和我結婚！」

陳文彬嚇了一跳說道：「小菊，你瘋啦，我從來就沒愛過你，怎能和你結婚？況且下個月我就要到英國去唸書了。」

「這些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你的愛人是趙詩薇；可是表哥，我被人欺騙了，現在我已有了三個月的身孕，那個騙子不但肯和我結婚，而且還賴賬，我媽年紀大了，她爲我熬盡千辛萬苦，我怎對她說？我……」

徐小菊說到這裡又放聲大哭起來了。

「那人是誰？小菊，告訴我，我找他評理去！」

「不，他有錢有勢，不會認賬的。只有你才能救我，爲了不使我媽傷心，表哥，我只想和你做個名義上的夫妻，一來我和媽有個交代，二來也好讓我能生下這孽種。表哥，求求你做做好事，你只要對我媽說要和我結婚，我們舉行完婚禮，你就可以一走了之了。」

「小菊，這不是做不好心的事，真抱歉，我不能答應你。」

徐小菊聽陳文彬說不肯跟她結婚，一時像瘋了似的哭着向前狂奔；陳文彬看見她這種失態的樣子，急忙跟着追去，他一把拉住徐小菊的手臂驚愕地問道：

「小菊，你怎麼啦？」

「別管我，讓我去死！」徐小菊哭喊道。

「你瘋啦，你怎能死呢？你死了姨媽怎辦？」

「我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你又不肯和我結婚，叫我怎辦呢？」徐小菊痛苦地說。

「噯！你們……」

「誰？」陳文彬問道。

「是我……」

樹林中走出一個人來了，那人正是趙詩薇。

「你怎麼會在這兒？」陳文彬大驚地問道。

「剛才我拿錯了你的房門鎖匙，我正想拿去還給你，沒想到走到這兒剛巧碰見你和小菊。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陳文彬，真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一個人！你自己做錯了事，

怎可不負責？你快和小菊結婚……。」趙詩薇痛苦地說。

「詩薇，你聽我解釋！」

「不必你解釋，小菊，我問你，這件事是真的嗎？」

徐小菊心裡想，林達昌所以會拋棄她，是爲了追求趙詩薇；表哥不肯答應幫忙她，也是爲了趙詩薇。她的確恨透了趙詩薇，於是她咬緊牙關說：

「是的，我和表哥已經有了三個多月的身孕了，他不答應和我結婚。」

趙詩薇聽了之後痛苦極了，她哭着向趙詩琪的宿舍跑去。

「小菊，你怎麼可以隨便捏造事實侮辱人？詩薇，詩薇，等一等，聽我解釋。」陳文彬邊追邊喊道。

「沒什麼好解釋的，夜已深了，別吵醒晶晶，你快滾！」

趙詩薇說完之後就把門關上。

她回到房中倒在床上，傷心地飲泣起來。她做夢也沒想到陳文彬竟會做出這樣鄙卑的事來。

什麼誓言，什麼考驗，一切都是廢話。

她沒想到她的初戀竟是這樣的苦澀。

這一夜，她通宵失眠，她打算明天一早就回檳城去了。

陳文彬平白的蒙冤，他感到無比的羞恥和痛恨，爲了不使事情擴大，他只好忍着滿肚子的氣回家。

他徹夜失眠，他打算明天一早就去向趙詩薇解釋。

長夜似乎過得特別慢，好像是跟失眠的人們作對似的。好不容易才挨到清晨五點，趙詩薇悄悄地起來，找了一張白紙，在上面寫道：

姐姐：

請恕我不辭而別，我是有說不出的苦衷的，請別怪我。

詩薇

趙詩薇把紙條壓在桌面上，蹣手蹣腳的開門走了。霧下得很重，很重，趙詩薇的心情也是很重很重。

她摸索着方向走，走到的士車站，她叫了一輛的士想即刻回檳城去。可是的士司機告訴她，這麼早是沒有車子直接回檳城的。她的思想很紊亂，不知如何是好，上了車，她只好叫司機載她到林秀霞的別墅去。

叭叭叭叭，汽車的笛聲，把林秀霞兄妹吵醒了。

林達昌揉了揉眼，用手電筒向外一照，他看到是趙詩薇，高興得飛奔下樓去開門。

「詩薇，你真早啊，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林達昌囁囁着說。

「秀霞呢？」

「來啦，來啦，詩薇，是你，早，快進來吧。」林秀霞高興地說。

「秀霞，我有點急事想立刻回檳城，你們可以提早一天回去嗎？」趙詩薇撒謊道。

「行，行，現在回去都行，只要能替詩薇服務，什麼事都辦得到。」林達昌討好的

說。

林達昌兄妹倆招呼趙詩薇坐下之後，便吩咐徐嫂快些準備早點，然後便上樓收拾行李打算吃過早餐就回檳城去了。

趙詩薇走了不久之後，她的姐姐詩琪便起來準備做早餐。

她走到廳中，看見桌上壓了一張紙條，拿起來一看，是趙詩薇寫給她的。

她心裡納罕道：「奇怪，怎麼詩薇會不辭而別呢？她向來做事都不是這樣的？」

正在凝想，忽然聽得有輕輕的敲門聲，她開門一看，是陳文彬。他的臉色好蒼白，眼睛也深凹下去，顯然看出他一夜都沒有睡過。

他一進門，就急問道：「詩琪姐，詩薇呢？」

「她走了，哪！你看，這是她留給我的紙條，文彬，你們鬧彊扭啦？」趙詩琪關心地問。

「啊……」陳文彬欲語又止，這個時候，他怎好把徐小菊的秘密說出去呢？

「沒……什麼，沒什……麼，我們只是點小誤會吧了。」陳文彬失魂落魄的邊答邊奪門而出。

「文彬，文彬……你上那兒？」

陳文彬沒有理會趙詩琪的呼喚，他匆匆走出校園，邊走邊想，這個時候她是沒有可能立刻回檳城去的。

他想，不如到林達昌的別墅去找找看。

他截了一輛的士，吩咐司機向林達昌的別墅駛去。

正在吃早餐的林達昌兄妹和趙詩薇，看見陳文彬的到來，不禁感到有點意外。林達昌離開餐桌跑到他的面前，很沒禮貌的問道：

「喂！你怎麼可以擅自走進我的屋裡來？」

「我有點事想和詩薇談談。」

「詩薇，有人要找你，你見不見他？」林達昌側着臉問道。

「我不要見他。」趙詩薇斬釘截鐵地說。

「是嗎？人家詩薇都不要見你，你走吧！哈……哈……哈……」

林

達昌勝利的笑着說。

「詩薇，詩薇，我有話跟你說。詩薇，請你聽我解釋。」

趙詩薇沒有應他，傷心地伏在桌上抽噎起來。

「快滾！別在這兒惹人傷心，你再也不滾，我可要叫警察抓你。」林達昌喝叱道。

「詩薇，聽我解釋。」

「滾！」

林達昌咆哮了一聲就一拳朝着陳文彬的臉上打過去。

「你怎麼可以打人？」陳文彬生氣的說。

「你再在這兒鬧事我就揍你！」說完又一拳打過去。

陳文彬忍不住了，就和林達昌打起來。

「哎呀！他們打起來了。」林秀霞驚叫道。

「別打呀，你們別打呀！」

趙詩薇想制止他們，可是他們越打越激烈。

在廚房裡的徐嫂和徐小菊聽見外面一片吵雜聲便匆匆忙忙地跑出來看個究竟。

徐嫂看見自己的外甥和少爺打起架來，不禁大聲喊道：

「住手，別再打了，文彬，怎麼你會在這兒鬧事？」

「姨媽……我……」

「表哥……」徐小菊急忙衝前去挽住陳文彬的手臂，眼睛裡噙着兩顆淚珠

陳文彬生氣地掙開她的手，很想把這件事的經過說出，但是到現在為止徐小菊還未告訴他那個騙子是誰，而且在這麼多人的面前叫他怎說？萬一徐小菊撒野起來，硬把這件事推在自己身上，那時他怎向姨媽交代呢？

「哎呀，表哥，你的嘴角流血了。」徐小菊掏出手帕來替他擦血拭去。

趙詩薇看見這種情形，心裡更加生氣，她對林達昌說：

「達昌，我們走吧。」

趙詩薇說完之後就拿着行李，挽着林達昌的手跑出門外。

「哼！姓陳的，你當心點！下次再遇見你，我可要好好的揍你一頓。」林達昌說着，臉上露出勝利的神態，親熱地挽着趙詩薇登上跑車。

「少爺，你……你……你……」徐小菊在後面追喊着。

「呸！臭婊子！」林達昌啐了一口唾沫，開足馬力跑了。

徐小菊失魂落魄地呆呆地站在門口，她的雙腳忽然感到酸軟無力，整个人搖搖欲墜，似乎要昏厥過去。陳文彬看到這種情形，馬上扶她回去工人房。

「小菊，你是怎麼回事啦？快告訴媽。」徐嫂焦急地問道。

「媽，我……我……我……」徐小菊沒說完就哇一聲哭起來了。

「小菊，是不是林達昌他……他……他……」陳文彬問道。

「表哥，我錯了，一切都怪我不好，害得你和詩薇小姐鬧翻了。我不應該把這罪名加在你身上，是他！是他！是他毀了我！」徐小菊像瘋了似的大哭起來。

「小菊，小菊，快告訴媽，到底是怎麼回事？」

「媽，我對不起你，對不起你，林達昌，他欺騙了我，我和他已經有了三個多月的身孕，而他却不認賬。媽，我更對不起表哥，詩薇小姐本來是表哥的愛人，昨晚，我爲了解決自己的問題，到他的住所去找他，硬把這件事推在表哥身上，所以就引起詩薇小

姐對表哥的誤會，媽，我錯了，我錯了！哇……」徐小菊說完之後又号啕大哭起來。

「天啊，這該怎辦呢？」徐嫂整個人癱瘓地坐在椅子上，眼淚簌簌而下。

「姨媽，這種仗着自己有錢有勢隨便欺負別人的大色狼，我們不可放過他。小菊，明天我陪你到檳城找他算賬去！」陳文彬氣憤地說。

「不！表哥，我怕，我好怕呵，他是絕對不會承認的，這件事如果傳開出去，這叫我以後怎樣做人呢？」

「小菊說得對，這件事情又沒有真憑實據，即使有，像林達昌這種百萬富豪的兒子又怎會娶我的小菊呢？依我看還是先把孩子生下來，以後我們控告他時可以要求林達昌和孩子滴血。」

「媽，這叫我以後怎樣見人呢？」徐小菊羞愧地哭道。

「還好，幸虧金馬崙是個小地方，只要我們大家保守秘密，小菊，你暫時不出外，不是沒人知道嗎？唉！你硬把這罪名加在表哥的頭上，那是不對的。你表哥是個有前途的青年，就要出國唸書了，他這一去以後回來就可揚眉吐氣，你這樣做法，不但影响你表哥的名譽，還使趙詩薇對他誤解加深，你怎對得起你表哥呢？唉！」

「姨媽，別談這些事，我做事問心無愧，詩薇總有一天會明白的。這件事您既然這樣決定，我也沒有辦法，依我看像林達昌這種人是應該受到法律制裁的。」

「唉！這件不幸的事已使小菊的身心受夠了，我們沒財沒勢又沒證據，暫時是不能控告他的，萬一他反咬小菊一口，你叫小菊這一輩子怎活下去呢？唉！我看只有暫時忍受，以後等機會再想辦法吧。」

「媽，我實在太不自愛，我對不起你。」徐小菊跪下抱着母親的腿傷心地哭道。

「小菊，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你就想開點，總有一天我們會找到機會報復的，你歇歇吧，姨媽我走了。」

陳文彬頹喪地回到家裡，他的心裡痛苦極了。

他想他不能平白蒙受這冤枉，他決定要向趙詩薇解釋清楚。他愛趙詩薇，他不能失去她，他決定明天到橫城去。

由於昨晚通宵沒睡覺，他累極了，靠在椅子上想着，想着，不知不覺，他睡着了：

.....

「文彬，文彬，快醒醒，醒醒啊！」
朦朧中陳文彬聽到父親在喊他。

「什……麼事呀？爸爸。呵……」陳文彬打了個呵欠問道。

「不得了啦，文彬，快跟我走！剛才你姨媽派人來通知我，你的表妹服毒自殺啦！哎呀！這孩子到底發生什麼事竟這樣想不開呢？快！文彬，我們走！」

「什麼？小菊自殺了？」

陳文彬被嚇得從椅子上跳起來，匆匆忙忙和父親趕到他們工作的別墅去。

「小菊，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你不能撇下媽，媽熬了這輩子全是爲你，小菊……我可憐的孩子……」徐嫂緊握住徐小菊手腕上的傷口，捶胸哭道。

「別再哭了，我們已經喚了的士，快把她載到附近的醫務所去急救吧。文彬，快來帮手。」財叔說着就和陳文彬合力抬起徐小菊把她抱上的士。

到了醫務所，醫生診視了一會兒搖搖頭嘆息道：

「她的傷勢很嚴重，是雙料自殺，她不但割破手腕的血管還吞服了殺蟲劑……」

「醫生，求求你做做好事，我年輕就守寡，一生沒有指望，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醫生，求求你救救她，救救她。」徐嫂失聲大哭，用力搖撼着醫生哀求道。

大嫂，你先冷靜一下，我們做醫生的那有見死不救的？現在我先替她止血，你們

立刻把她送到醫院去急救，不過……」。

「哦……文彬，你們快來幫我抱起小菊。」徐嫂喘着氣說。

他們又合力的把徐小菊抱起，可是這時的小菊已經停止了呼吸。

「醫生，病人已經沒有了呼吸了，會不會……？」陳文彬驚問道。

「小菊，小菊啊……哇……我的命根啊！你不能拋下媽呀……」

「大嫂，你鎮定點，讓我診查看看。」

醫生把徐嫂拉開一邊，仔細地用聽筒檢查病人。

「唉！她已經死了！」

「死了，天啊，天啊！小菊你不能死，醫生，求求你救救她。哈哈……哈……」

誰害死我的小菊？哈……哈……徐嫂瘋狂地又哭又笑又喊。

「姨媽，你冷靜點，事情已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我們要面對現實，姨媽，

……你怎麼啦？」

「小菊媽，小菊媽，哎呀醫生，她怎麼啦？」財叔焦急地問。

「哈哈……哈哈……嗚……嗚……」徐嫂又哭又笑，

接着就把診療室內的藥瓶，一個接一個的摔在地上。

「你們快捉住她，快……。唉！這女人的精神受了很大的打擊，我先替她打支鎮靜劑的針，這死者是服毒自殺又死在我的診室內……。哦，對了，這位老伯留在這裡幫我，年輕人，你快到警察局報案。」

「文彬，快去快回啊！」財叔吩咐道。

「哦。」

陳文彬慌忙跑到警局報案去了。

(八)

一輛紫紅色的跑車在向馬來西亞的北方奔馳，車裡坐着三個人；三個人懷着三種不同的心情。

林達昌神采飛揚，他以為擊敗了情敵將會贏得趙詩薇的芳心，所以他的心情最愉快。

趙詩薇的心境最矛盾，她的確有點懊悔自己的衝動，怎麼不查明事情的真相就意氣用事呢？他揣想陳文彬不可能是那樣敗壞，可是事實擺在眼前不可使他不相信，難道徐小菊會誣賴他嗎？徐小菊憑什麼要這樣做？不會的，不會的。他痛恨陳文彬也深愛着陳文彬，因為這是她第一次把自己真摯的感情交給一個她所愛的人，但是現在她的心靈受到很大的創傷，想到這裡，她不禁掉下眼淚來。

「傻孩子，有什麼好哭呢？像陳文彬這種人，外表誠實，其實內心奸詐。照我看呀，他和他的表妹小菊一定有曖昧的行爲。別難過了，離開他是你的幸運。」林達昌看中趙詩薇的弱點趁機說。

林秀霞是旁觀者，她覺得這件事情很複雜，陳文彬、徐小菊、趙詩薇，以及哥哥林達昌是一團抽不出絲的亂麻。她安慰趙詩薇道：

「詩薇，事情沒有找出確鑿的證據前，你也不必太難過，我不信陳文彬是個愛情的玩弄者。」

「你懂什麼？閉上你的嘴少囉囉。」林達昌瞪了妹妹一眼說。

「詩薇，你到星加坡當實習護士的申請已被批准，今天是三十號，醫院規定你正月十號報到，我後天打算回星加坡去，你坐我的車和我一塊兒去吧。」

「不，謝謝你，你先去吧，我自己會搭火車去的。」趙詩薇冷冷地說。

「這怎行呢？你對星加坡的路途又不熟悉，對醫院內部情形也不了解，早一點出去我可以帶你到處逛逛，也可介紹醫院裏的一些同事給你認識，那麼你以後做事就方便得多了。」林達昌狡猾地說。

「……」

「哼！有什麼了不起，人家詩薇才不要坐你的車呢。」林秀霞報復說。

「你……這死丫頭，哼！」林達昌狠狠的罵了一句。

「好啦，好啦，請你們別吵，我的心裡煩極了。」

下午，他們抵達檳城，林達昌先送趙詩薇回家，還自告奮勇地替趙詩薇把行李搬進屋裡。

「趙伯伯，您好。」

林達昌走進屋內看見趙傑昂坐在廳中吸着雪茄，他很有禮貌地向他打招呼。

「哎呀，達昌呀，怎麼要你拿行李呢？快放下，放下。」趙傑昂說。

「是啊，這怎麼好意思呢，這次我們詩薇一定給你們添了不少麻煩了。坐，坐，喝杯茶吧。」夏丹說。

「不了，謝謝你伯母，我想我應該告辭了。哦！對了，趙伯伯，後天我想回星加坡去，詩薇十號就得向醫院報到，我想和她一起去好嗎？」

「好，好，好極了。」趙傑昂答道。

「爸爸，我不想這麼早去。」

「遲兩天也沒關係，我可以等你啊。」林達昌趁機說。

「對不起，我不想再麻煩你，我自己會搭火車去的。」趙詩薇冷冷地說。

「詩薇，你怎麼這樣不領情呢？人家達昌是一番好意。達昌啊，你別見怪，後天你來接詩薇好了。」

「好的，詩薇，後天早上八點我來接你啊，伯父，伯母再見。」

林達昌望着趙詩薇，露出個勝利的微笑說。

「爸爸，我不想跟這種人多來往，到時我自己會搭火車去星加坡的。」

「人家林達昌是檳城大富豪的獨生子，他肯跟你來往算你運好，你還嫌人家？」

「林達昌是個沒有人格的人，我不想和他一起去星加坡。」

「笑話，我和林達昌的父親私交甚篤，知道他們的家教很嚴，況且他將來又是醫生，怎會沒人格呢？哼！我不信，我命令你後天和他一道去星加坡，要不然你就別去當護士。」

「爸爸，我……」

「好啦，好啦，你們父女倆一見面就吵吵嚷嚷的像什麼呀，詩薇啊，你快上樓去洗個澡吧。」

「哦。」

趙詩薇從浴室裡出來，看見媽媽坐在牀沿便關心地問：

「媽媽，這幾天你的身體好點嗎？」

「我沒什麼，你姐姐他們好嗎？晶晶長高了把？」

「唔！他們都很好，姐姐又懷孕了，晶晶也很活潑聽話。」

「哦？詩琪又有喜啦？那好極了。詩薇，你好像滿懷心事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你有看到陳文彬嗎？」

「媽媽，別提文彬好不好，我心煩死了。」趙詩薇氣惱地說。

「詩薇，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們鬧意見啦？」

趙詩薇怎敢把這些事情的經過告訴媽媽呢？她強作歡笑地說：

「沒有這回事，媽媽，你不知道，林達昌實在不是個好東西，後天我不想和他一道去星加坡。」

「可是你爸爸這個老頑固，他向來是執拗的，說不定就因為這樣他就不給你去星加坡當護士呢。」

「他為什麼老逼我和林達昌來往？」

「唉！這樣還不明白嗎？他本人雖是個百萬富翁，可是他却是個拜金主義者，他的思想是很奇特的，他不給財產女兒，却希望女兒能嫁個有錢的丈夫，那就佔有別人的財產了。」

「我不希罕任何人的財產，我覺得人活着要用自己的心力或勞力去爭取生活才有意

義。」

「我的看法也和你相同，要不是當年你的外祖母拜金威逼我，詩薇，我也不會落得這個下場。有錢並不一定幸福，沒有真正愛情的婚姻，那是不美滿的。」

「媽媽，我了解你的苦衷，我真不明白爸爸爲什麼會那麼暴戾？」

「唉！所以我要求精神上的解脫，最近我常上教堂去，我希望天主能體恤我的痛苦。對了詩薇，後天的事你怎解決呢？」

「媽媽，你別替我耽心，到時我自自辦法的。」

「你可要小心點啊，到了星加坡要常寫信給我，一有假期你就回來看看媽媽，知道嗎？」

「唔。」

「好了，你早點睡吧。」

「嗯。」

趙詩薇躺在床上，她的思潮起伏，她難過極了。

她恨陳文彬。

她愛陳文彬。

她希望陳文彬和徐小菊的事情不是事實。

(九)

第一晚，她沒有接到陳文彬的電話。

第二天的晚上趙詩薇苦候在電話旁，八點，九點，十點……，陳文彬也沒有打電話來。

十點半，電話鈴忽然响了，她緊張地拿起來聽。

「是詩薇嗎？我是林達昌，別忘記啊，明天早上八點我到府上來接你。」

「謝謝你，到時我自己會去的。」

「是林達昌的電話嗎？讓我來接。」不知什麼時候趙傑昂出現在電話機旁。

「唔，是達昌嗎？好，明天八點你來接詩薇好了，哦！麻煩你了，詩薇到了星加坡之後，一切還要拜托你照料呢。就這樣決定，再見。」

趙傑昂放下電話，沉着臉對趙詩薇說：

「你怎麼這樣沒有禮貌？人家達昌是一番好意，我已和他說妥了，明天早上八點他來載你，到了星加坡你要檢點自己的行為，要多和林達昌接觸。我們豪門對豪門，你是

知道的，我是沒有留任何財產給女兒，但是我却希望你嫁給百萬富翁的兒子，這樣一來，我的女兒也能佔有別人的財產，這是我做人的哲學，哈：：：哈。好了，時候也不早了，你上樓去收拾收拾吧，不過可要記得我的話啊！」

「唔。」趙詩薇沒精打采地應了父親一聲就拖着沉重的腳步上樓去了。

晚風吹來一陣聖誕花的幽香，她拉開了窗帘，看見樓下那棚聖誕花白皚皚地盛開着，多美麗，多聖潔。

那已過去的聖誕花下的邂逅，聖誕花下的歡笑都消逝了。

這幾天她的心裡痛苦極了，她需要放聲痛哭。

趙詩薇把臉埋在雙手中，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詩薇，什麼事使你這樣傷心？快告訴媽媽。」

夏丹不知什麼時候進入她的臥房，她感到有點愕然，終於她控制不了情緒，哇的一聲撲在母親的懷裡痛哭起來。

「是和陳文彬的結打不開是不是？」

「嗯。」

「傻孩子，到底是爲了什麼事呢？剛才我接到詩琪的電話，她說那天你在她家神秘

的不告而別，還告訴我陳文彬他：：：：：：：：：：。」

「姐姐告訴你什麼？」

「她說陳文彬的表妹徐小菊自殺死了。」

「噢！什麼？她自殺死了？」

趙詩薇驚訝得目瞪口呆，頭部感到有點眩暈，她慌忙地坐在椅子上，吃力地用手支撐着下顎。

「聽你姐姐說他的表妹是受了別人的騙，不幸懷了孕，而那個騙子又不肯負責任，所以她一時想不開就自殺了。最可憐的就是陳文彬的姨媽，竟因此瘋了。你姐姐要我轉告你，陳文彬爲了他的姨媽和表妹的事一時分不開身，他說過幾天再來看你，不過我告訴詩琪說你明天就要到星加坡去了。」

「我不要再見他，他是個人面獸心的騙子！」趙詩薇嘶喊道。

「詩薇，你怎麼啦？文彬有什麼不對嗎？」

「媽媽，那個騙子就是陳文彬，他的表妹是被他害死，他的姨媽是被他逼瘋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陳文彬是個老實的孩子，他絕對不會做出這些事的！」夏丹極力地搖着頭說。

「媽媽，是真的，那晚我在姐姐學校的校園裡無意間看到他的表妹逼他和她結婚，他不答應。他的表妹還親口向我證明這件事呢。」

「真有這回事嗎？我的天啊！」夏丹整個人也有點癱瘓了。

「媽媽：：：：：我：：：：：。」趙詩薇又撲到母親的身上傷心地哭起來了。

「詩薇，振作點，愛情只不過是人生一部份的點綴。忘記過去吧，明天你就要到星加坡去當護士了，這是一種很有意義的工作，你還年青，把你的愛分贈給那些痛苦的，無依無靠的病人吧。你本來就不該這麼早談戀愛的，這次是一種磨鍊，經得起磨鍊，以後才抵擋得住大風浪。詩薇，聽媽媽的話振作點，啊？」

「媽媽，我知道了，我一定會聽你的話用心學習，將來做些對人群有意義的事。」

「這樣才是我的好孩子，時間不早了，你也該睡了。」

「媽媽，我走了之後你要保重身體呵！還有，你自己也要看開點，媽媽，你也該睡了，晚安。」

「晚安，詩薇。」

趙詩薇躺在床上，她不再流淚，她想，真的，她還年青，她要學習，她要愛。愛那一群需要她愛的病人。

她心裡吶喊：

「我一定要從頭做起，我一定要把一顆赤熱的愛心獻給那些多災多難的病人。我一定要吃苦，奮鬥，爲自己的前途，爲苦難中的病人。」

她的心境好多了，迷迷糊糊她睡着了……

一陣花的香味把她弄醒，她揉揉眼睛一看，只見床旁桌上的花瓶裡插着一束白皚皚的聖誕花。

誰這麼早就把她所愛的聖誕花送來呢？

窗簾被拉開了，晨曦中她看見了姐姐詩琪慈愛地笑着向她走來。

「詩薇，昨晚你睡了之後媽媽打電話給我，談起陳文彬的事，哎呀！這真是一件天大的冤枉的事啊，所以我連夜搭了一輛學生家長的囉厘菜車趕來看你。」

「是陳文彬叫你來的？你來替他做說客？」趙詩薇不悅地問。

「不是他叫我來的，是我自動來替他辯白的。不過這束聖誕花却是他托我帶來送給你的，他的表妹還未下葬，姨媽又瘋了，他實在走不開，所以暫時不能來看你。」

「誰希罕他的花！」趙詩薇說着悻悻地把花瓶中的聖誕花拿起用力的摔在地上，接着又說：

「姐姐，這種鄙卑的人你還替他辯白？」

「詩薇，你冷靜點別冤枉好人，你知道害死徐小菊的騙子是誰？」

「是陳文彬！」

「不是呀！是林達昌！」

「林達昌？怎麼會呢？那晚是小菊親口向我承認他和陳文彬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所以逼他和她結婚。」趙詩薇不信的說。

「噲！這裡有兩封信，你拿去看吧。」

趙詩薇顫抖着雙手，拆開第一封信，那是徐小菊寫給趙詩薇的遺書：

詩薇小姐：

我是個絕頂自私，只顧自己，不考慮到別人的名譽和前途的人。

我把最鄙卑的罪名加在表哥身上，是希望他能和我暫時做對名義上的夫妻以向媽交代。真沒想到這不但害了表哥也苦了你，更不可恕的是我破壞了你們的愛情。其實表哥是清白的，只恨我年輕無知上了別人的大當，那個騙子就是林達昌。他始亂終棄，是他逼死我的。詩薇小姐，請原諒我。

徐小菊絕筆

趙詩薇又再拆開第二封信：

詩薇：

看了小菊的遺書，你該相信我是清白的，林達昌不但逼死了我的表妹，還逼瘋了我的姨媽，這個仇我非報不可，只可惜我表妹的屍體因爲解剖檢驗手續還未辦妥，而我又要安置我的姨媽，不能立刻來找他算賬。不過詩薇，你等着瞧，林達昌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詩薇：願這束聖誕花帶給你我至誠的愛和永恆的祝福。

陳文彬

「詩薇，你現在總該明白了吧？林達昌這個人實在太鄙卑了。糟了，我聽媽媽說林達昌今天就要到星加坡去了，還說爸爸逼你和他一道去，這該怎麼辦呢？」

「把小菊的事情告訴爸爸吧。」趙詩薇說。

「他會相信嗎？」

「他不會相信的，剛才我把林達昌的鄙卑行爲告訴他時還被他臭罵了一頓呢。」
不知什麼時候夏丹已經走進房來，她聽了她們姐妹倆的談話就插嘴說。

「媽媽，姐姐，你們別替我耽心，我只要走出了這個大門，我會想辦法脫身，自己再搭的士去星加坡的。」

「那你要小心點囉。」趙詩琪說。

「唔，姐姐，你放心吧。我走了之後你要常回來看看媽媽啊。」

「時間不早了，你準備一下吧，我們在樓下等你一齊吃早餐。」

夏丹說完之後就和趙詩琪下樓去了。

趙詩薇漱洗完畢，走下樓來，看見趙傑昂，他一見到詩薇劈頭就說：

「詩薇，我警告你，你別胡亂聽信謠言，像林達昌這種條件的男子，你就算找遍了整個馬來西亞和星加坡也碰不到一個。這是個好機會，你要多和他接近。」

「爸爸，林達昌的確是個色狼，你不信，這兒有一封徐小菊的遺書。」

「誰是徐小菊？」

「她是陳文彬的表妹。」

「什麼？是那小子的表妹？怪不得你却信以為真了。哼！一定是那傢伙串同他的表妹來誣賴好人。詩薇，我嚴重警告你，要是我發覺你再和那個沒出息的窮小子來往，我就和你脫離父女關係。還有，詩琪你這個沒用的東西，你半夜三更特地從金馬崙趕下來

就是爲了破壞別人？哼！你馬上給我滾！」趙傑昂咆哮道。

「爸爸，你先別發脾氣，這件事是真的。」趙詩琪說。

「住嘴，滾！滾！」趙傑昂氣得全身發抖，用盡氣力擊拍着桌子咆哮道。

「你別這麼罵她好不好，詩琪，別聽他，妳既然回來了就多住幾天吧。」夏丹不平地說。

「你還要留她？」

「詩琪是我的女兒，這是我的家，我爲什麼不能留她？」

「我才是一家之主，我沒有她這種女兒，我不要見她，詩琪你給我滾！」

你………。」夏丹氣得說不出話來。

「媽媽，別難過，我想我也應該回去了，我不放心晶晶，以後有機會我會回來看看你的。」

「詩琪………。」

「姐姐………。」

「頭家，頭家娘，林少爺來了。」蝶姐進來報告說。

「詩薇，你快去啊！阿蝶，替小姐把行李拿上車去。」趙傑昂催促道。

「哦。」

「媽媽，我走了，你要保重啊。」

「嗯。」夏丹難過地應道。

「還不快去，別忘記我對你說過的話啊。」

「知道了，爸爸我走啦。」

「嗯。」趙傑昂應了一聲。



「我真高興，今天你能賞臉坐我的跑車和我一道去星加坡。」

「……………」

「噢！詩薇，怎麼啦？你爲什麼不說話呀？哦！你一定是捨不得離開你的家。沒關係的，到了星加坡我可以常常陪你出去遊玩，不久你就會習慣的了。」林達昌涎着臉說。

「哼！」

「喂，你怎麼老黑着臉啊？」

「你看這封信！」趙詩薇冷冷地說。

「什麼信呀？」

「你看了就會明白的。」

林達昌好奇地從趙詩薇手中接過信來，一邊駕車一邊打開來看，頓時他的臉色變得蒼白，口吃道：

「什麼……：……沒……：……這回事，這……：……是冤……：……枉的呀。」

「林達昌，想不到你是這樣鄙卑的一個人，你知道嗎？你殺死了兩個人，一個還是你的親骨肉，你的良心在那兒？」

「一定是姓陳那小子教小菊寫的，我不信小菊會自殺。」

「這是今天的報紙，大概你還未看吧？」

趙詩薇悻悻地把報紙擲給林達昌接着又說：

「快停車！」

「幹嗎要停車？」

「我不喜歡和你這種人坐在一起，快停車！」

「哎呀，詩薇，這又何必呢？」

「你到底停不停，不停我可要自己開車門跳出去了。」

趙詩薇說完了之後果然真的伸手去扭開車門。

「好，好，我停。」

林達昌沒有辦法只好把車停下。

趙詩薇急忙搬下她的行李，碰一聲的關上車門，頭也不回的朝向的士車站走去。

林達昌像一隻戰敗的野獸，氣呼呼地開足馬力向前衝去，他的座位旁邊擱着一份今天的報紙，那是趙詩薇擲留下來給他的。

他一面開着飛車，一面打開報紙來看，只見報上果真刊登着徐小菊的照片，標題是

一屍兩命，貧家女徐小菊雙料服毒自殺！

林達昌沒有再看下去，他的腦袋很紊亂，他不是在意懺悔，而是怕他的罪行有一天會在報上被人揭發。

他心神恍惚，再開足馬力向前衝，衝………。

駛到一個轉灣處，迎面來了一輛載滿廢鐵的大囉厘，他來不及躲避，碰的一聲，汽車失却控制，他的跑車被撞入一個深溝裡，車子四輪朝天，林達昌腦漿四溢當場被撞死了。

第二天，馬來西亞的各語文報章都用大標題刊出林達昌撞車身亡的消息。

夏丹和趙詩琪都慶幸趙詩薇當時沒坐他的跑車。

趙傑昂痛心疾首惋惜林達昌的死亡。他不知道什麼緣因那時趙詩薇不在車上。

趙詩薇、陳文彬、財伯都認為這是作惡多端的人應受到的懲罰。

最難過的是林達昌的父母和他的妹妹林秀霞，因為林達昌是林家的惟一香燈承繼人。

趙詩薇到達星加坡之後，她的生活環境完全改變了。

在醫院裡她接觸了許多人。有醫生、護士、雜役、富人、窮人、垂死的人、殘廢的人、心理病患者、生理病患者、老的、幼的、年青的、男的、女的……。

她對人生的真諦有了重新的認識，她覺得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好好的爲社會做點事，尤其爲那些需要別人照顧的病人。

她不怕困難，孜孜不休的學習、工作。生活雖然忙碌，但她覺得很有意義，所以她很快樂。

初期的護士訓練要爲病人倒糞便，她不怕。

替死人抹身，半夜三更送屍首進殮房，她也不怕。

爲各種病人做最污穢的工作，譬如替一些病人洗腐爛的傷口，捉爛肉上的蛆蟲，扶着病人讓其嘔吐等，她也沒有怨言。

她堅定自己的意志要好好的學習和工作。

有一天，她收到陳文彬從金馬崙寄給她的信，信中說他將要到星加坡逗留兩天，然

後搭飛機到英國驗醫科去了。

趙詩薇的心情又緊張又興奮。

在預定的時間內，陳文彬果然到醫院的護士宿舍來找趙詩薇了。

那天，趙詩薇休了假和陳文彬相偕到依麗莎白女皇道的海濱去散步。

「詩薇，現在你應該明白一切了吧？」

「唔。」趙詩薇柔柔地應了一聲。

「林達昌雖然受到應有的懲罰，可是這似乎太便宜了他，他的罪行直到現在還沒人曉得，唉！最可憐的是我的姨媽，她……」

「你的姨媽怎麼啦？」

「她已經瘋了，唉！我們已把她送到紅毛丹瘋人院去了。」陳文彬嘆了口氣道。

「有復元的可能嗎？」

「醫生說她的年紀已大，而小菊的死是她的一個致命的打擊，恐怕希望很渺茫了。」

「文彬。」

「你……」

「你是不是後天就要上機了？」

「唔，我後天就要走了，詩薇，我這次能申請到獎學金到英國唸醫科，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專心唸書，將來學成一定要爲窮人吐一口氣。」

「哦？你的意思是專心唸書不再理我？」趙詩薇半開玩笑的說。

「怎麼會呢？詩薇，我一定常常給你寫信的，不過這麼漫長的時間你能等我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考驗，如果我們是真心相愛，不管地老天荒總會彼此長相等待的，文彬，你說是不是？」

「你說得很對，我們這次雖然各隔天涯，但是我們的靈犀是相通的。」

「分開一段日子對我們都合適，文彬，你覺得我們的戀愛是不是來得太早了呢？」

「是的，在我們這個年齡正是學習的好時期，詩薇，愛情既然來了，我們只好暫時珍藏它，此後我好好的唸我的醫科，你好好的當你的護士，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將來好好的爲病人服務。」陳文彬說。

「文彬，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申請到英國去求深造。」

「好！詩薇，我等你。」陳文彬緊握住趙詩薇的手說。

他們歡聚兩天，談心事，談將來，經過徐小菊事件的教訓，他們彼此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於人生觀和戀愛立場也有了新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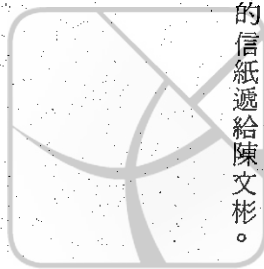
第二天的晚上，趙詩薇送陳文彬到機場乘搭飛機到英國去了。

趙詩薇一時心血來潮笑笑地對陳文彬說：

「文彬，我沒什麼送給你，昨晚我寫了一首小詩就算我送給你的禮物吧，可是你不許笑我啊。」

趙詩薇說完就將一箋粉藍色的信紙遞給陳文彬。
陳文彬把它打開來唸道：

生命是活躍的歡歌，
離別是短暫的磨鍊，
像長征的雁，
翱翔於蒼穹，
狂風暴雨的襲擊，
你仍要振翅高飛，
笑對明天的太陽。
愛人，飛吧，飛吧，



不要回顧，

勇敢、剛毅、振奮！

記住，

即使是地老天荒，

我仍等着聽你雄壯的凱歌。

「詩薇，想不到你還是個詩人。」

「哈，我已聲明不許笑我，你……。」

「真的，我這次出國真像一隻長征的雁，詩薇，你等着，有一天我一定會為你唱一首雄壯的凱歌的。」

「快進去吧，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詩薇，再見，珍重！」陳文彬緊捏着趙詩薇的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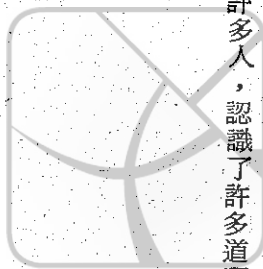
「再……見，文彬，祝福……你……。」趙詩薇顫動着聲音說，眼淚一顆顆的滾下來了。

飛機起飛了，像一隻無畏的雁，衝進了雲叢，慢慢地遠去了，消逝了，趙詩薇用手

絹揩揩臉上的淚痕回到醫院去了。

陳文彬走後，趙詩薇的心靈的確有點空虛，慢慢地，醫院中的工作和訓練使她的生活過得非常忙碌而有意義。

離開了家的樊籠，她接觸了許多人，認識了許多道理，她覺得選擇這門工作並沒有錯誤。



(十一)

時間的消逝真令人感嘆，不知不覺趙詩薇來醫院工作已經三年了。三年來同事對她很友善，病人對她很尊敬，她覺得她似乎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三年來陳文彬每週都有寫信給她，告訴她學習的情形，生活的狀況以及對她的思念。

四年過了，五年過去了，六年過去了……

這漫長的歲月裡，趙詩薇忠心耿耿的工作着。陳文彬孜孜不休的苦讀着。他們都堅貞地長相等待。

趙詩琪出嫁了，趙詩薇也離開了家到星加坡工作了這麼多年，雖然詩薇在假期中偶而也有回家，但是夏丹的生活過得很枯寂和苦悶。

趙傑昂的脾氣越來越壞，原因是他另外一個家的那些兒子，不但虧空了公司的錢，而且還盜用趙傑昂的名義到處向人貸款。所以他常逗留在那個家，監視着他們。

雖然如此，趙傑昂仍然看重兒子，即使回到這邊的家，他老發夏丹的脾氣。

醫生三番幾次警告過他，說他血壓很高，隨時會有血管破裂的可能，叫他凡事看開點。可是他無理，脾氣仍然躁得很，他的一切苦悶、憎恨、不滿都完全發洩在夏丹一個人的身上。

夏丹的內心苦痛極了，她冀求心靈上的解脫，所以她常一個人上教堂去祈禱。

一個悶熱的下午，她又帶着一顆失落的心上教堂去祈禱。

她跪在聖母瑪利亞的面前閉上眼睛默默地在禱告，她的淚簌簌地落在臉上，她的情感崩潰了，竟淒切地飲泣起來。

「婦人，你有什麼傷心事嗎？」一個人似曾相識的聲音溫柔地問道。

「哦？」夏丹難為情地站起來，當她慢慢抬起頭來望向對方的時候，不禁大吃一驚道：

「你：：：：：你：：：：：神父，你：：：：：。」

「噢？」神父也有點驚愕起來了。

「你不是張毅嗎？」夏丹顫動着聲音問。

「你是夏丹？呵！是夏丹。」神父的感情也有點衝動。

「張毅，是你，呵，果真是你，我等得你好苦呀！」

夏丹伏在神父的肩上抽噎起來了。

良久，張毅輕輕地推開夏丹，冷靜地說：

「我現在是彼德張，是神父，張毅是過去的我，過去的張毅已經死了。」

「張毅，你變了，變了，整個人都變了！」

「是的，夏丹，我是變了，你看……」

張神父說完就在教堂中的地氈上走起路來。他的左腳一拐一拐的，原來他已跛了一條左腿。

「張毅，你……的腿，是怎麼回事呢？」

「那年，你的母親嫌我窮，逼你嫁給我們的廠長，我帶着一顆破碎的心離開了檳城航海去了。爲了要多賺錢，我日夜不息地工作。有一次，我在搬運貨物的時候，不幸失足跌進海內。當時有一位神父他見義勇爲跳進海內救我，我雖然被救起，但不幸得很，我的一條腿已被折斷了。」

「後來怎樣呢？」夏丹追問道。

「當時我是個窮小子，無依無靠，沒人同情我。只有那位神父，他憐憫我，船在附近埠頭靠岸，他送我進醫院，醫生替我動手術，而那時我又流血過多，危在旦夕，那位

年邁的神父，可敬的司徒神父竟自動輸血來救我，我的命雖然又被救回，可是我醒來的時候……」

「你醒來的時候怎樣呢？」

「我發覺我的左腿已被鋸斷了，當時我傷心、絕望、我知道我這輩子什麼都完了。」

「唉……」

「司徒神父極力安慰我，鼓勵我，告訴我人只要殘而不廢還可以爲社會做許多有意義的事。後來我把我的身世和遭遇告訴了司徒神父，司徒神父啓導我，把我的死結打開了，結果我追隨了他到了羅馬。」

「到了羅馬你怎樣呢？」夏丹好奇地問。

「我到了羅馬不久，馬來亞淪陷了。」

「那時你的母親怎樣呢？」

「我寫過好多封信給我的母親，但是總得不到她的回音。」

「後來呢？」

「後來馬來亞光復了，我寫信托我的朋友替我找尋我母親的下落，他們告訴我她老

人家在逃難時被日軍的機關槍掃死了。」張神父哽咽着聲音說。

「我真抱歉，我不應該撩起你的傷心事，張毅，爲什麼當時你不寫信給我呢？」

「你已是趙傑昂的人了，寫信給你只有增加彼此的痛苦，所以我……。」

「你……唉……。」

「你願意再聽下去嗎？」張毅抱歉地問。

「我願意，你說吧。」

「馬來亞光復後我又追隨司徒神父到了印度，我看到印度人民的飢饉，貧困，痛苦，我覺得我應該把我一切的愛獻給他們，我信奉了天主教，獻身給天主，結果我在印度工作了整二十年，這二十年來才是我活着的重大目標。」

「唉……。」

「夏丹，別難過，過去的已經是過去了，我發覺人生除了愛情之外還有人與人之間彼此互相照應的一種愛，這種愛鼓舞了我，後來我又被調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工作，我看到了許多人性的弱點，這些日子我也爲他們做了一些事，我體會到愛的定義是這麼的廣泛。」

「你怎麼又回到板城來呢？」

「我是前天才到的，人生的聚散就是這麼的巧合，真沒想到我會在這兒再遇見你。」

「你調到這兒來工作？」夏丹喜悅地問。

「不！教會給我兩個月的假期，我選擇回到檳城來渡假，聖誕節之後，我又被派回印度去工作了。」

「你還要走？我……。」夏丹幽幽地問。

「夏丹，我已說過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現在我已奉獻給天主，我想我應該叫你趙太太吧，趙太太，你過得可好？」

「過得好？哈哈……。」夏丹苦笑了一陣接着說：

「趙傑昂和我根本沒有感情，他像是一隻野獸只會向我咆哮。」

「這也許是他做生意太煩惱心情不好吧，你有幾個孩子啦？」

「兩個女孩，大的叫詩琪，今年廿六歲，已經結婚，她還生了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現在和她的丈夫在金馬崙的一間小學里當教員。」

「小女兒呢？」

「小女兒詩薇也二十四歲了，在星加坡當護士。」

「還未結婚？」

「沒有，不過也快了，她的男朋友在英國唸醫科，明年就要畢業了。」

「你也應該告慰了，趙太太，是不是？」

「也許是吧，張神父。」

「安詳的回去吧，我們的過去都已經被埋葬了，如果你需要靈性上的安慰，常到教堂來禱告吧，我會幫助你的，再見，趙太太。」

張神父極力控制着自己的情感，禮貌地握了握夏丹的手走了。

「再見，張神父。」

夏丹茫茫地望着張神父的背影一拐一拐的消失了。

「是的，張毅講得對，人生除了愛情之外還有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彼此互相照應的愛。我也老了，還談什麼兒女私情呢？往事如煙，過去的都把它埋葬了吧。」

夏丹上了汽車，路上一直想道。

到了家，走進廳里，她吃了一驚，趙傑昂黑着臉孔坐在沙發上猛吸着雪茄。

「你還會回來？最近你好像很忙似的。」

「我上教堂祈禱去。」

「我上教堂祈禱去。」

「幹嗎要上教堂祈禱？在家里不能禱告嗎？你倒蠻虔誠的。」

「我心靈苦悶：需要到聖殿去求解脫。」

「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你還苦悶些什麼？」

「孩子都不在身邊，你又不常回來，我出去走走散散心嘛。」

「你儘管走好了，最好永遠不要回來，我了解你，你的人在這兒，你的心却老惦記着另外一個人是不是？」

「傑昂，你怎麼會這樣說呢？」

「我沒猜錯吧？你嫁給我只是個軀殼，你不想我那點委屈了你？對你的母親我生養死葬，對你的弟妹我一直負責他們的生活費用，哼！你還不知足！二十多年來我沒看過你一天有好臉容。哼！」

趙傑昂像燃炮似的罵了一大堆，悻悻地站起身來朝門外走。

「你上那兒？」

「回那邊的家去。」

趙傑昂碰的一聲關上汽車門吩咐司機把車開走。

(十二)

聖誕節快降臨了，趙詩薇有兩個星期的假期，這天她又回到栢城的老家去了。這幢房子好大好大，但氣氛却陰森逼人，屋內除了女傭蝶姐之外不見一個人影。

「蝶姐，媽媽呢？」

「頭家娘上教堂祈禱去了。」

「媽媽常上教堂嗎？」

「唔！最近她常上教堂祈禱。哎呀，小姐，怎麼你回來也不預先通知一聲呢？」

「我是臨時決定的，爸爸呢？他最近怎樣啦？」

「頭家越來越像頭老虎了，他只會向頭家娘咆哮。唉！醫生囑咐他叫他凡事要開不可衝動，可是他却常常和頭家娘吵架。」

「爲什麼？」

「他不喜歡頭家娘上教堂，但是他自己却好久才回來一次。唉！頭家娘精神苦悶，上教堂祈禱又有什麼關係呢？真是的。」

「蝶姐，我先上樓去洗個澡，媽媽回來你上來告訴我啊。」

「好的，小姐，我替你把手行李拿上去。你先歇會兒，我去弄些點心給你吃。」

「謝謝你，蝶姐。」

趙詩薇洗了個澡，把窗簾掀開，看到樓下那一棚聖誕花又燦爛地開着。

忽然她看到一輛汽車停在門前。

「媽媽，媽媽。」趙詩薇高興地大聲喊道。

夏丹抬頭望見是詩薇，轉回身去對汽車里的一個神父打扮的男人說了幾句話，只見那神父向詩薇招招手就把汽車開走了。

「媽媽。」趙詩薇匆忙從樓上跑下來緊擁着夏丹親熱地叫道。

「詩薇，哎呀，你這個孩子，怎麼回來也不預先通知我一聲呢？」

「我是臨時決定的，媽媽，剛才那個人是誰呀？」趙詩薇好奇地問。

「是張神父。孩子，你先坐下，媽媽慢慢告訴你。」

「你不必講啦，讓我來告訴詩薇吧！」

「爸爸，是你啊！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我跟在你媽媽的汽車後面，是她沒有發覺我嘛。」

「傑昂，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你別裝蒜，你的事我全知道了。」

「我行爲光明磊落，問心無愧，你別胡亂誣賴人。」

「真是不打自招，誰誣賴你？我問你，剛才誰送你回家？」

「張神父！」

「好聖潔的一個稱呼，那小子竟然當起神父來了。詩薇，讓我告訴你吧，張神父就是你媽媽日夜惦念着的舊情人。」

「傑昂，你怎麼可以這樣胡亂對女兒說話呢？」

「爸爸，你身體不好，冷靜點吧，我敢擔保媽媽不是這種人。」

「你倒幫起你媽媽來了，哼！夏丹，我警告你，以後再讓我瞧見你跟那小子來往，當心！我連他的右腿也打斷！」

趙傑昂說完之後，氣沖沖地走出屋外，坐上汽車走了。

夏丹傷心地伏在椅背上哭泣起來了。

「媽媽，別哭嘛，張神父真的是……：……：……？」

「是的，詩薇，我告訴你吧。」

夏丹一五一十的把她和張毅偶遇的經過講給趙詩薇聽。

「媽媽，你打算怎樣呢？」

「詩薇，我一生只愛過一個人，就是張神父，不過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到教堂去祈禱，是求靈性上的解脫，張神父常講些人生的哲理給我聽，他鼓勵我勇敢地活下去。過了聖誕節，他就要回到印度去了。詩薇，那失落的，重得的都將失去，這種心情你會體味到嗎？」

「媽媽，你的意思是希望多看看他？」

「你覺得這是一種罪過嗎？」

「不！媽媽，我覺得這是精神冀求解脫的一種最大的慰藉。媽媽，你也累了，你去歇會兒吧。」

「嗯。」

(十三)

這是一個清涼的早上，趙詩薇獨自一人倚在窗前凝想，她從星加坡回來了幾天，都不見她爸爸回家，她的心里在想，這真是一個畸形的家，若不是爲了看看媽媽，她真不願意回來呢。

「詩薇，披件毛衣吧，早上的天氣好涼啊！」
不知什麼時候，夏丹推門進來。

「媽媽，你這麼早就起身啦？」

「我睡不着就起來嘛。」

「媽媽，你看樓下那棚聖誕花，白皚皚的盛開着，好美好美呵。」

「噢！今天是聖誕節，難怪它開得特別茂盛呢！詩薇，今天你陪我去教堂參加聖誕崇拜會好不好？」

「好哇！我也好久不會上教堂去了，今天是聖誕節，我也該去教堂祈禱祈禱。」
是聖誕節，教堂里裝飾得彩色繽紛，美麗堂皇極了。人們的身上都穿着新衣裳，臉

上露出歡樂的笑容，見面時大家都互相祝福。

「來，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張神父，這是我的小女兒詩薇。」

「詩薇小姐，你好。」

「張神父，你好。」

趙詩薇偷偷的望望張神父，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身材修長，臉上掛着慈祥的笑容，雙眼炯炯有光，閃爍着智慧的光芒。他的額上的皺紋正刻劃出他對人生已歷盡滄桑，左腳是條義腿，走起路來雖然困難，可是從他的風度仍可看出他年青時是英俊瀟灑的。趙詩薇暗想，難怪媽媽當年會愛上他。

「趙太太，趙小姐，請到里面坐吧。」

趙詩薇如夢初醒，應了一聲就和夏丹走到前面的座位去了。

教堂的鐘聲叮叮噹噹的响着，聖歌團柔柔地唱出了崇拜前的序樂，大家虔誠地跪在聖殿中預備崇拜。

忽然一個怒氣冲冲的男人撞了進來，他四處尋找了一會兒就朝向夏丹跪着的地方跑去。

「啪！」一個巴掌飛在夏丹的臉上。

夏丹嚇呆了，教堂里的人也嚇呆了。

「賤貨，跟我回去！」

「你……怎麼啦？」夏丹驚愕地問道。

「跟我回去！」

「爸爸，別在這兒胡鬧，這是教堂啊！」

「哼！我就偏偏要在這里胡鬧，張毅！你這臭小子快給我滾下來！」

趙傑昂朝着講壇咆哮道。

全堂的教友都嘩然起來。

張神父匆忙從聖壇上走下來，禮貌地問：

「趙先生，請你先息怒，有事待會兒講，今天我們是慶祝耶穌基督的誕辰，請你也和我們一同參加崇拜好嗎？」

「放你的狗屁，姓張的，你勾引別人的妻子還配做神父？呸！我們今天應該算一算舊賬了！」

趙傑昂說完之後，不分青紅皂白就朝向張神父一拳打過去。

「趙先生，你別誤會，請聽我解釋！」

「你勾引我的太太，還有什麼好解釋的？」趙傑昂說完又一拳打過去。

「這完全是誤會！完全是誤會！」張神父分辯道。

「住手！」夏丹忽然不知那來的勇氣大聲喝叱道。

「趙傑昂，別以爲你有錢就可以仗勢欺人，你這隻骯髒的魔鬼，快滾出這聖殿，我和張神父只是教友和神父的關係，你褻瀆了聖殿也侮辱了神僕，你快滾！」

「嘎？！你造：：反：：啦？你：：你：：。」

趙傑昂上氣不接下氣的說了這句就支持不住，倒在地上了。

「哎呀！爸爸，你怎麼啦？媽媽，大概是他的血壓上升了，我們快去打電話叫十字車。」

「哦！」夏丹驚慌地應道。

「你們先看顧趙先生，我去辦公室打電話。」張神父說。

「不必你這麼好心，我會把他載回去的。」

說話的是一個中年的男人，他的長相跟趙傑昂一模一樣。趙詩薇一看就知道是他的父親的另外一個家的大兒子趙天龍。

「媽媽，我們跟他去，啊？」趙詩薇畏縮地問。

「好！」夏丹應道。

「你們沒資格跟我來，你們還是留在這兒慶祝你們的基督的聖辰吧，哼！」趙天龍斬釘截鐵的說。

活劇結束了，教友們都在竊竊私語，張神父若無其事地繼續主持崇拜會。

聚會快結束時，張神父當眾宣佈說：

「各位兄弟姐妹！我現在應該向你們告別，今天下午我就要搭飛機回到印度去了，這是幾天前的決定，我衷心地祝福你們，願你們在天主的愛中彼此互相關照。」

教友們個個的臉上都露出依依不捨的神色，因為他們尊敬張神父，愛護張神父，張神父雖然來了檳城只有一個月，但是這一個月中他對教友的貢獻實在太大了。

張神父常常用許多做人的哲理來勉勵教友，尤其是那些窮苦的教友，他更常常資助他們，也為病危中的教友輸血。

今天雖然發生這件不愉快的事，可是大家並沒有貶低張神父的人格，反之大家對他的寬懷大量以及容忍的態度更加的欽佩；因為趙傑昂為人的苛刻和奸詐，以及他對夏丹的種種虐待是街知巷聞的。

散會時，張神父站在門口和教友們一個個握手道別，輪到夏丹時，張神父緊握住她

的手抱歉地說道：

「珍重，趙太太，我實在不應該到板城來渡假，更不該再遇見你，以致給你帶來這麼多不必要的麻煩。記住！趙太太，把你心底里的愛去愛一切需要你愛的人吧，趙小姐，好好照顧你媽媽，珍重，再見。」

「我會的，張神父。」趙詩薇難過地說。

「再：：見，張神父，永遠祝福你，我們在天：：：主的國度里再：：見。珍：：：重！」

夏丹極力忍着將要迸出的眼淚，說完了這句話就掉頭和趙詩薇匆匆地坐上的士走了。張神父惆悵地望着她們的絕去的塵埃：：：：：。

(十四)

自從發生這件不愉快的事件之後，趙傑昂好幾天都沒有回到夏丹這邊的家來了。聽車夫說他病得很嚴重，危在旦夕。

夏丹的情緒很紊亂，趙詩薇的心里也很難過。

這天，她們鼓起勇氣決定到那邊的家去看看趙傑昂了。

那是一間古老建築物的大洋房，單單外面的園地就有二依格大。趙詩薇和夏丹好不容易通過了守門的孟加里——哈芝星，鼓起勇氣走進屋內。

「哈芝星，你這個混蛋，怎麼隨便讓不三不四的人進來，哼！」趙天龍斜睨着眼珠瞟了夏丹母女一眼，然後大聲呵叱哈芝星道。

「大少爺，他們不是外人，是頭家那邊家的頭家娘和小姐要來探望頭家的病。」哈芝星不平地說。

「你這個混賬大頭查！什麼這邊的家，那邊的家，頭家娘不是在房里陪着頭家嗎？」

「趙天龍，你講話可要客氣點，我是你爸爸的太太，難道我丈夫生病了，我來看他都不行嗎？」

「哈哈：：哈哈：：太太，你還記得你是趙傑昂的太太？我的爸爸是被你和他那無恥的漢子氣病的，你滾！」

「趙天龍，你不能欺人太甚，我也是趙傑昂的女兒，我爸爸病重，難道我不能來看他？」

「能，能，嘿嘿，不過你別錯打主意，爸爸可沒留下遺產給你的！」

「沒出息的人才希罕遺產，我趙詩薇有的是一雙勤快的手和一個靈活的頭腦，我會靠它們來生存，我是來看爸爸的，快讓我進去。」

忽然房內的一個傭人打扮的女人飛也似的跑出來對趙天龍說。

「太老爺，不好了，不好了，頭家，頭家快：：快不行了。」

趙天龍暫且撇下了夏丹母女，匆匆地跑進房內去。

夏丹母女也顧不了這許多，尾隨着趙天龍進入趙傑昂的房里去。

趙傑昂奄奄一息的半開着眼在床上呻吟，床邊圍着許多人，他們都以仇視的眼光瞪住夏丹母女。

「傑昂……。」夏丹難過地輕喊了一聲。

「爸爸……。」

趙詩薇掉下眼淚來。

「喂……喂……夏……丹……。」趙傑昂痛苦地呻吟道。

「我在這兒……。」夏丹緊握住他的手。

「夏丹……別怪我，我一生……性情乖戾……因爲我年青時受過許多折磨，可是夏丹……我……愛……你……。」

「你靜靜地歇歇吧，傑昂，我不會怪你的。」夏丹咬着嘴唇說。

「爸爸，你別說話。」

「我……要……說……詩薇，你要了解，我自小生活在過去中國的封建詩書世家，我們的家鄉是重男輕女的，所以我沒有留什麼財產給你，只希望你將來……嫁……給……有錢……的丈夫。」

「爸爸，我不希罕你的家產，你重男輕女的思想已鍛鍊成我一副傲骨和堅強的意志，這是最好的財富，以後我就靠它來向生活挑戰，爸爸，你放心吧。」

「詩薇，你和……詩琪……都是我……衆多女兒中最特殊的兩個。你……們……」

你……們……嘎……卡。」

趙傑昂說到這里就斷氣了。

「爸爸，爸爸，你怎麼啦？」趙詩薇急忙搖撼着趙傑昂的雙手道。

「傑昂，傑昂，你們快去叫醫生！」夏丹喊道。

「他已經斷氣了！」趙天龍對大家說。

這一代富豪中的梟雄就這樣默默地離開了人間了。

周圍的人都在哭，真哭與假哭誰也分不清。

「好了，爸爸已死了，你們趕快滾！」趙天龍命令道。

「好！走就走，誰希罕在這兒多呆一會兒？爸爸，安息吧，出殯那天，我們會在路上送你的。媽媽，我們走吧。」

趙詩薇說完之後氣呼呼的拖了媽媽向外跑。

「慢着！」一個女人的聲音呵叱道。

這個發號令的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婦人，她的身材矮小，雙目露出凶惡的光芒，她就是趙傑昂的第二個太太李吟蘭。

「天龍，你告訴她們吧！」李吟蘭說。

「好！我告訴你們，你們那邊的屋子爸爸是遺留給我們做兒子的，加上你這個女人行爲不檢，我們辦完父親的喪事後就要你們遷出，不然到時我們可要採取法律的行動來對付你們。」

「趙天龍，別欺人太甚，這話是遺囑上說的嗎？根據我所知，我媽媽有權在那間屋子居住到她去世爲止，你說我媽媽行爲不檢，你們可得拿出証據來！別含血噴人！」

「詩薇，別與這種人多費唇舌，我們有手有腳何處容不了我們，你爸爸人也死了，我也沒有必要再住在那樊籠里，至於他誹謗我的人格，真金不怕火，讓他們去說吧。」

夏丹說完之後就挽着趙詩薇的手踏出大門。

「媽媽，你這樣做不是太便宜了他們嗎？」趙詩薇不平地說。

「不！過去我把自已關在一個小籠子里，那是爲了我的母親、弟妹、以及你們兩姐妹。現在我的母親已死了，弟妹也長大了，你們姐妹倆也自立了，我還留戀它幹什麼？詩薇，媽媽從貧苦中來，也應該回到貧苦中去。這屋子是斷送我一生的幸福的牢獄，我爲什麼還留戀它？我覺悟了，以後我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詩薇，你說是不是？」

「是的，媽媽，你忽然間變得堅強起來了。」

「這也許是我新生的開始吧，可是似乎太遲了。」夏丹感歎道。

趙傑昂出殯那天，行列非常雄偉，可是夏丹、趙詩薇、趙詩琪並沒有參在家屬的隊伍里，她們只是尾隨着行列走。

葬禮結束了，大家都相繼離去，在車上，趙詩琪關心地对夏丹說：

「媽媽，你也累了，該回去歇歇了。」

「詩琪，詩薇沒把趙天龍的話告訴你嗎？」

「有，可是他不能這樣不講理啊，這屋子你有權住下去的。」趙詩琪不平地說。

「詩琪，我需要換一下生活的環境，金馬崙可有什麼工作適合我做的嗎？」

「媽媽，你年紀大了，還找什麼工作呢？就搬來和我們一起住吧，晶晶和蘋蘋多需要你啊！」

「是呀，媽媽，你還找什麼事做呢？以後我每個月多寄點錢給你不就行了嗎？」趙詩薇說。

「我這一副老骨頭就這樣不派用場嗎？我已經靠了別人二十多年，這次我總想靠靠我自己。詩琪，除了看顧晶晶和蘋蘋之外，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噢！我想起來了，媽媽，如果你真想找事做，我可把我的宿舍改成小型的托兒所，幫助一些同事看顧他們的孩子，你贊成嗎？」

「那真是好極了，我實在需要回到孩子的隊伍里去，尋找那種純真的情感。我不願再呆在那屋子裡，前兩天我把所有的工人都遣散了，我一切都已準備好，這下子只需回去拿行李就行了。」

「媽媽，我的假期也滿了，我也該回星加坡去了，下次假期我再到金馬崙去看你。姐姐，替我問候財伯，告訴他我下一次假期會去看他。」趙詩薇說。

「好吧，我們一起回去拿行李吧。」夏丹說。

夏丹終於追隨趙詩琪上金馬崙去了。

她的人生觀有了新的轉變，對過去那一段錦衣玉食的生活並不留戀，她覺得她應該積極起來替別人多做點事。

趙詩薇覺悟得更徹底，她不再是趙家的富小姐了，她要憑她的堅毅的意志去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人生。

回到了醫院，趙詩薇恢復了忙碌的生活。

一天，她正在第八號病室工作時，僕役忽然進來告訴她說院長有事要找她。

趙詩薇放下了工作，走到院長室的門外，她輕輕地叩門。

「進來。」

「院長，是你叫我嗎？」

「趙詩薇，你先坐下，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院長慈祥地說。

「是怎麼回事呢？院長。」趙詩薇好奇地問。

「是這樣的，英國的醫藥協會今年頒發獎學金給海外的各間醫院，着他們從每一間醫院中派遣一位品行良好，對病人具有高度關懷和服務精神的護士到倫敦醫院深造和實習一年。我們開會甄選結果，大家都挑中你。受訓的日期是從明年一月開始到明年十二月結束，不知你的意見怎樣？」

趙詩薇聽到這消息，心中高興得不得了，一來她可以和分別了六年多的陳文彬相聚，二來她能有機會到英國深造，那是一個喜訊。她連忙回答院長說。

「院長，我很感激你對我的提拔，我願意接受這份邀請。」

「那好極了，這幾天你準備準備吧，欸！這是英國醫藥協會資助你的服裝支票，明天你就去買點冬裝和必需品吧，下個月四號你就要向倫敦的醫院報到了。」

「謝謝你，院長。」

趙詩薇出了院長室，高興得不得了，下了班以後馬上到郵政局去撥了兩個電報。

一個是給夏丹。

一個是給陳文彬。

(十六)

趙詩薇坐了整十六小時的飛機便到達了倫敦的機場。

一月的倫敦是嚴寒的冬季，趙詩薇下了飛機，感到一陣生平未曾嘗過的寒冷。

機場上的人都戴了絨帽和披上厚厚的絨大衣，趙詩薇如果要從臃腫的人群中認出隔別了六年的陳文彬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不久，她看到迎賓室內有一個中國男子在向她招手，她仔細審看他的輪廓，猜出那人必定是陳文彬了。

她的心里忐忑的跳着，和陳文彬分別了六年，這當子初次相逢，她不禁感到有點羞赧和侷促不安。

趙詩彬走出檢查處，陳文彬馬上過去擁抱她。

「詩薇，果真是你，你到底來了，怎樣？冷嗎？」陳文彬溫柔地緊擁着趙詩薇，似乎想用自己的體溫去蔽護她。

「還好。」趙詩薇嬌羞地回答道。

「詩薇，你變得多了。」

「老了吧？」趙詩薇問。

「不，你長得比從前更美麗動人，現在的你變得成熟和穩重。」

「你也變了，文彬。」

「哦？也老了吧？」

「不！你瘦多了，怎麼，功課很繁重？」

「怎麼不是呢？今年是我最後的一年，我忙着準備畢業考試呢。」

「我來得實在不是時候了。」

「怎麼會呢？詩薇，你忙你的，我忙我的，我們總有空閒的時候，空閒時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噢！時間過得真快啊，所珍貴的就是這六年來我們的愛情都沒有變質。」

陳文彬感嘆地說。

「別一見面就愛情愛情的，快帶我去我的醫院報到吧。」趙詩薇嬌笑地說。

不久，巴士車抵達火車站。

「現在我們去搭地下火車。」

「火車在地下走？」趙詩薇好奇地問。

「是呀，詩薇，地下火車是倫敦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在這里，我們是負擔不起的士費的，你怕辛苦嗎？」

「嗨！你到現在還不了解我？這六年來我在星加坡醫院工作，什麼苦頭都吃過了，再苦我也受得了。」

「你可真了不起啊！」陳文彬稱讚道。

他們坐了二十分鐘的地下火車，就到了趙詩薇的醫院。

陳文彬帶她去見了醫院的負責人，安頓了她的住宿，就帶她到附近的餐室用膳。

「你吃什麼？」陳文彬關心地問。

「這兒的東西好貴的呀，是不是？你向來出外是吃什麼的？」趙詩薇反問道。

「你千萬別學我，我在外面向來是吃 Spaghetti 的，因為它既便宜又耐飽。我窮，在倫敦我吃不起別的，朋友們看到我這副寒酸相都給我取個外號叫 Spaghetti。」陳文彬不好意思地說。

「那好極了，我也來個 Spaghetti 吧。」趙詩薇忍不住笑着說。

「你怎麼可以學我呢？」

「你以為我還是個富家小姐？」

「好吧，就聽你的。」

陳文彬喚侍者叫了兩個 Spaghetti 再加兩碗 Mushroom Soup。他們一面吃一面談。

「你有看到我的爸爸嗎？」陳文彬關心地問。

「上兩個假期我會到金馬崙去，財伯健康不很好，他常常咳嗽。這一個假期因為我的父親去世而我又來得這麼匆忙，所以沒有和他老人家告別。」

「你父親死了？他是怎樣死的？你媽怎樣啦？」

「唉！說來話長……」

趙詩薇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發生的經過講給陳文彬聽。

「唉！這真是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對了，你說我爸爸常常咳嗽，他有去給醫生治療嗎？」

「有的，不過老是不斷根。」

「我真對不起我爸爸，他年紀這麼大了，我還要他和生活搏鬥。詩薇，但願我早日畢業，回國讓他老人家過過安逸的生活。」陳文彬嘆了口氣說。

「我姨媽怎樣啦？」

陳文彬又問。

「她還是老樣子，天天呼喚着小菊的名字。」

「唉！那個執椅子實在害得我姨媽母女太慘了。」陳文彬感嘆地說。

他們走出了餐室已經是下午四點多，因為是冬天，所以天氣非常陰暗，陳文彬送趙詩薇回醫院宿舍休息了。

第二天，趙詩薇就開始參加深造班的課程。

這個課程是早上上課，下午在醫院實習，她的生活過得很忙很忙。

陳文彬的功課也很繁重，他們只是在週末和假日才有機會相聚在一起。

陳文彬帶趙詩薇去遊泰晤士河，逛海德公園；參觀蠟人館，到蘇河 (Soho) 附近觀看唐人街的風貌。這一切的一切，對趙詩薇來講都是新奇的。

時光過得很快，不知不覺趙詩薇參加深造班已有半年了；下半年，她被派到倫敦郊外的一個小村落的醫院去工作。

這一年陳文彬也是醫院的見習醫生，不過他們工作的地方相距很遠。

一個週末，陳文彬約了趙詩薇出來閒談。

「詩薇，你來了外國已經半年了，覺得這兒的生活怎樣？」

「英國的生活程度實在太高了，我看這兒有許多人都是束緊褲帶過日子的。」

「你不羨慕這兒的文明嗎？」

「文明是另外一回事，實際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生長在馬來西亞，我熱愛那蕉風椰雨的國土，我恨不得早點回去爲祖國貢獻我的力量。」

「你的見解很正確，有許多人一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到了外國就覺得外國什麼都比自己的國家好。其實我們來自祖國，學到別人的專長，就應該把它帶回去貢獻給自己的同胞，你覺得對不對？」

「怎麼不對呢？文彬，還記得我們的諾言嗎？將來回到馬來西亞，你當醫生，我當護士，我們一定要竭力爲病人服務。」趙詩薇充滿着希望說。

「如果將來你養了好多個孩子，你能出來工作嗎？」陳文彬取笑說。

「不來了，你怎麼這樣取笑人？」趙詩薇嬌叱道。

「結婚一定要養孩子的，沒有孩子的婚姻生活是多麼的單調呀！我將來至少要六個孩子。」

「呸！你當我是產子機？」趙詩薇啐了一口道。

「我不過是和你開開玩笑吧了，你不會介意吧？我們將來一定要好好的栽培和教育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誰答應過跟你結婚？」

「噢！你難道：：：：：。」

陳文彬有點急了。

「看你急成這個樣子，我是故意逗你的。」

「詩薇，年底我們都畢業了，我們回到馬來西亞，找到工作就立刻結婚好不好？」

「嗯。」趁詩薇嬌羞地點點頭。

「那時我爸爸一定會很高興的，噢！對了，最近他很少回信給我，不知是怎麼回事呢？」

「也許是他老人家最近比較忙吧。」

「但願如此。」陳文彬舒了口氣說。

「時間不早了，文彬，你送我回去吧。」

(十七)

回到醫院，趙詩薇又開始值夜班了。

午夜，外面的風雨下得很大，她替靠窗的一個病人加被時，忽然從朦朧的玻璃窗中看見外面走廊上站着一個女人。

趙詩薇急忙衝出去，把她接進廳裡。

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非洲女人，她的懷裡還抱着一個三歲左右的非洲小女孩。

非洲女人見了趙詩薇，就握住她的手哭道：

「Sister，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的小女孩。」

「太太，請你鎮定點，我們一定會盡力而為的。」

趙詩薇仔細地看了那個孩子一會兒，發覺她不但發高燒，而且咳得很厲害。她意味到這孩子一定是患了急性肺炎，於是她立刻送孩子入急診室給值夜班的醫生救治。

過了一會兒，趙詩薇從急救室出來，那個非洲女人緊張地捏住趙詩薇的手問道：「Sister，我的凱莉怎樣啦？請你讓我進去看看她。」

「太太，請你到廳裡坐坐，千萬別進去吵她，凱莉雖然還未脫離危險期，但是上帝一定會祝福你，凱莉一定得救的。」

趙詩薇一面安慰那非洲婦人，一面領她進廳裡坐。

「謝謝你，Sister, Oh God, Help Me! 我一生沒有希望，只有指望凱莉，她是我丈夫的惟一紀念品。」非洲婦人淒切地哭道。

「丈夫的紀念品？」趙詩薇驚異地問。

「我的丈夫在四年前的一次越戰中被犧牲了，那時凱莉還在我的腹中，Sister，爲了她，我吃了不少苦，我爲了找錢養活凱莉就替白種人做傭人，而凱莉却得不到我的照顧，我把她托給一位同籍的盲眼的老婆婆看顧她，所以……」

非洲婦人說到這裡又難過地哭起來了。

趙詩薇聽了之後，心裡也很難過，她極力安慰她道：

「太太，別難過，我一定盡力幫助你看顧凱莉的。」

「謝謝你，Sister，別稱我太太，我叫朱麗。」

「朱麗，你在這廳裡先歇會兒，我把凱莉推回第六號病室去，啊？」

「嗯。」

天快亮的時候，凱莉醒了，趙詩薇該是下班的時刻，然而她却意願離開病榻，她親自餵凱莉吃藥，小心翼翼地看顧她。

朱麗輕手輕腳地走進病室，凱莉看見媽媽，親熱地喊道：

「媽媽！」

「凱莉！」

朱麗高興得不得了，緊摟住凱莉吻了又吻。

「謝謝你，Sister，這一夜你實在太辛苦了。」

「別客氣，朱麗，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Sister，我有一件事求你……………」

「什麼事？你快說。」

「天亮了，我一定要回到主人的家，要不然我可能會被解僱的，可是凱莉，她……」

「你放心，你不說我也不會離開凱莉的身旁，我一定會好好的照顧她，你回去吧。」

「媽媽，我不要你走！」凱莉嚷道。

「凱莉乖，聽Sister的話，媽媽下午再來看你，還替你帶來個洋娃娃，嗯？」

「嗯。」凱莉天真地點點頭。

「凱莉，乖乖地閉上眼睛睡吧，睡醒了，你媽媽就會在你身邊的。」

「哦。」

「Sister，你應該休息了，讓我來看顧她吧。」

接班的護士對趙詩薇說。

「不！Miss Brown，你到對面病室去吧，那兒還有一個老婦人病得很重呢，這

兒由我來吧。」

「那不是太辛苦了嗎？Sister，你當值夜班還未休息過呢。」

「不要緊的，你去吧。」

到了中午，趙詩薇忽然感到右邊的下腹絞起一陣劇痛，她知道那是急性盲腸炎，可是爲了照顧凱莉，她還是強忍着，最後，她支持不住倒在地上昏迷過去了。

凱莉是被安置在一間隔離的病室內，所以趙詩薇昏迷過去的事一直沒被人發現。

午後，醫生來巡視了，他一踏進病室就看見趙詩薇暈倒在地上，他立刻召人來送她進手術室。

「不行了，太遲了，她的盲腸已全部爆裂了。」醫生搖搖頭嘆了口氣說。

「怎麼辦呢？醫生。」旁邊的一位護士問道。

「你們快去通知院長吧，趙小姐在英國有沒有親人？」

「有，她有一位要好的男朋友，現在在倫敦中央醫院當實習醫生。」Miss Brown 急忙回答說。

「你快去叫他來吧！」

(十八)

手術室內的氣氛非常緊張，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十分鐘之後院長來了，她診視了趙詩薇一番搖搖頭說：

「唉！太遲了，Sister趙爲什麼連盲腸爆裂了也不知道呢？」

「她是爲了特別看護第六號病房的那個患急性肺炎的非洲小女孩。爲了別人，她竟忘了自己。」Miss Brown哽咽着聲音說。

陳文彬已經知道這不幸的消息，他倉惶地衝進手術室，看見趙詩薇昏迷的樣子，不禁大喊：

「詩薇，詩薇，你醒醒，詩薇，你不能死，不能死，我們相愛了七年，期待了七年，你就這樣離我而去嗎？院長，求求你，求求你，想辦法救她！」

「冷靜點，年輕人，聽說你是位見習醫生，你應該知道這是件希望很微小的事，不過我們可以試試。」院長撫慰陳文彬道。

「怎樣試試呢？」陳文彬焦急地。

「這兒是郊外醫院，設備不很完善，我們立刻送他到倫敦的中央醫院去試試。你在那兒實習，應該知道高本漢醫生的大名吧？他是德國負有盛望的醫學博士，我們現在就把Cister 趙送去那兒，請求他想辦法！」院長說。

「好！」大家齊聲贊成。

趙詩薇被送進倫敦的中央醫院，醫學博士高本漢醫生診斷的結果說：

「我們可以試試。」

「怎樣試法呢？」陳文彬關心地問。

「我們現在先替病人打針，然後從她的右腹開兩個洞，讓毒膿流出來，如果成功，病人需要等兩、三個月後才能開刀取出盲腸，不過可要從肚子的正中開刀，這也許還有點希望，但是誰肯替她簽名呢？」高本漢博士說。

「高本漢博士，我是病人的未婚夫，我立刻簽名，請你救救她！」

「好！」

陳文彬簽了名之後，趙詩薇就被推進了手術室去。

經過手術後的第二天，趙詩薇仍處在昏迷狀態中。

第三天，她才慢慢地甦醒，不過一直在痛苦地掙扎呻吟。

陳文彬看見了，心裡很難過，他本來是個無神論者，可是在這患難的時候，他却天天在祈禱，懇求上帝早日使趙詩薇康復。

又過了兩天，趙詩薇已漸漸地認出陳文彬了。

「文：：：：彬：：：：。」趙詩薇辛苦地喊道。

「詩薇，你怎麼啦？振作點，你一定會好的，你要堅強起來，詩薇。」陳文彬充滿愛意地緊握住趙詩薇的手說。

趙詩薇微弱地應了一聲，不過她的神志清醒了許多。

又過了兩個月，趙詩薇右邊腹部的洞口已經沒有膿水流出來了。這天高本漢博士診視了趙詩薇之後，靜靜地拉了陳文彬走到外面對他說：

「我想今晚替病人開刀，不過這是一種嘗試，但願她能平安渡過。」

「高本漢博士，請你盡力挽救她。」陳文彬懇求道。

「放心，我會盡力而為的。」

當天晚上，趙詩薇又被推進手術室去。經過三個鐘頭的手術，高本漢醫生從手術室出來。

陳文彬一個箭步衝前去問道：

「高本漢博士，我的未婚妻怎樣呢？」

「唔！她已沒有性命的危險了，放心吧。不過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因為這種手術很特殊，開刀時影響了她的子宮，所以她將來結婚後沒有生育的希望。」

「謝謝你，謝謝你，高本漢博士，不能生育那是件小事，只要我的未婚妻活過來，什麼犧牲都值得，謝謝你，高本漢博士，謝謝你。」陳文彬高興得一連向高本漢博士說了好幾個「謝謝」。

「等一會兒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未婚妻了。」高本漢博士拍拍陳文彬的肩膊笑笑地走開了。

(十九)

「詩薇，詩薇，你覺得怎樣啦？」陳文彬輕撫着趙詩薇的頭髮問道。

「嗯：：：：。」趙詩薇微睜開眼睛辛苦地應了一聲，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陳文彬來看她的時候，她的神志清醒了許多，但是仍是很辛苦。

經過了幾天，趙詩薇的病情才稍有起色。

這天，她的精神比較好一點，已經可以斜靠在床背上閉目養神了。

忽然她聽到走廊外面有兩個護士在小聲地交談：

「真可惜，命是救過來了，不過以後就沒有生育的希望。」

「那個見習醫生以後跟她結婚，不是沒有後代了嗎？」

「那有什麼要緊？只要他們是真心相愛不就行了嗎？」

「噢！那就奇了，你們中國人不是有這樣一句話嗎？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他們現在在戀愛時期當然不計較這些，可是實際的家庭生活，沒有自己的親骨肉，那是

多遺憾的一件事呀？」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呀！」

「我敢和你打賭，那個見習醫生和她結婚後一定會反悔的。」

「哎呀，你不好再談這些了，如果給Hester聽見了，她的心裡會多難過呀！」
趙詩薇側耳想再聽下去，可是她們已經走了。

「完了，我這輩子什麼都完了，文彬娶一個不會生育的女人有什麼用呢？財伯幾代單傳就只有文彬一個兒子。文彬講過，他很愛孩子，將來他打算要很多孩子，可是我不能生育怎麼辦呢？不！我不能誤他，我要離開他！」趙詩薇心裡痛苦地叫道。

探病的時間到了，陳文彬又來看趙詩薇，他一進入病室就高興地說：

「哈！詩薇，你今天的氣色好多了。」

「……………」

趙詩薇沒有應他。

「怎麼啦？詩薇。你哭過啦？」

「沒有……………」趙詩薇冷冷地說。

「詩薇，你靜靜地休養，千萬別胡思亂想，現在已經是九月了。十二月，我們都結束這裡的課程，我想在聖誕節前，我們一定可以回到馬來西亞的。詩薇，我現在改變了

初衷，我們一回到馬來西亞就立刻結婚。詩薇，我實在需要你。」陳文彬熱情地執住趙詩薇的手說。

「我不打算回馬來西亞去，我想留在英國！」

「你怎麼忽然會這樣想呢？我們的國家是多麼需要醫藥人員呢！」

「不！文彬，你一個人回去吧，我這輩子不打算結婚！」

「什麼？詩薇，你瘋啦？我們相愛了七年，期待了七年，都希望有一天能長相廝守，你怎麼會說這些話呢？」陳文彬焦急地問。

「我問你一句話，你是不是很喜歡孩子？」

「是呀，我挺喜歡孩子的，將來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愛我們的孩子。」陳文彬不加思索地說。

「可是我已經沒有生育的可能了。」趙詩薇忍着將要進出的眼淚道。

「你怎麼會知道的？」陳文彬睜大着眼睛問。

「你也知道？」

「在你動手術的那天我就知道啦。」

「文彬，請你原諒我，這是我不想和你結婚的理由。」

「詩薇，你怎麼會這樣想呢？結婚是男女之間兩情相悅，彼此都需要和對方長相廝守才結合的，沒有兒女有什麼關係呢？不管什麼阻礙和打擊都不能影響我和你之間的愛的，詩薇，請你相信我。」陳文彬誠懇地說。

「你不是很喜歡孩子嗎？我……」

陳文彬急忙打斷趙詩薇的話說：

「哎呀！我們將來可以領養別人的孩子呀！」

「那又不是你的骨肉。」

「這有什麼關係呢？領養別人的孩子就應該把他們看成自己的親骨肉，好好地撫養他們。詩薇，我這輩子實在不能沒有你的，如果失去你，我一定不會振作的，詩薇，答應我，快別再有這種思想。」

「你不反悔？」

「我陳文彬對天地發誓，我和趙詩薇是真誠相愛的，無論任何艱難困苦，都不能阻止我們的結合。」陳文彬緊抱着趙詩薇的肩膊發誓道。

「文彬！」

趙詩薇感動地靠在他的肩上哭起來了。

「快別哭啊，讓別人看見多難爲情呀！」

「嗯：：：：：。」

雨過天霽，他們都在熱烈地期待着美好明天的到來。

經過兩個多月的調養，趙詩薇已經完全康復了。

有一天，她收到趙詩琪的來信，信中極力安慰她，叫她不要爲自己將來不能生育而難過，並且勉勵她，人活着應該創造積極的人生。趙詩琪還告訴她現在國家正需要大批的醫藥人員，畢業後，叫他們不要貪圖外國的繁榮，應該早點回到祖國的懷抱，爲自己的國家、同胞效勞。又告訴她，她將送給他們一份驚人的禮物。

有一天，陳文彬到宿舍來找趙詩薇。

趙詩薇把姐姐的信給陳文彬看，陳文彬看了之後說：

「你姐姐的見解很好，我們將來回到馬來西亞一定好好的盡力爲各族病人服務。」

「姐姐說送一件什麼驚人的禮物給我們，那會是什麼呢？」

「你姐姐很會賣弄玄虛，她要使我們感到意外的高興。詩薇，我真有點耽心，怎麼爸爸不給我來信呢？」

「你看到沒有？姐姐在信末不是說財伯最近很好，他還托姐姐轉告你，叫你注意健

康和專心應付考試呢。」

「但願他老人家安康！」陳文彬喃喃地說。

「文彬，現在我們的結業考試都快到了，爲了爭取更好的成績，我們應該暫時少見面才行。」

「你這麼理智，我可好惦念你啊！詩薇，不曉得爲什麼，我三天不見你，我的心裡總是不舒服的。」陳文彬癡癡地說。

「考試到了，別再來找我啦，你看！」

「那是什麼？」

「你打開來看！」

「啊？一個鏡框，兩面都鑲着我和你的照片！詩薇，你想得太週到了。我把它拿回去擺在桌上，望着你的倩影唸書，我一定會更專心的，因爲你的精誠在督促我。」

「我身上掛着的鷄心牌，這裡面也有你的照片，文彬，我隨時戴着它，就彷彿你永遠的在我的身邊，我也會更加積極的工作的。」

「這是我們在英國最後鬥爭的日子了，來，勾勾手指，預祝我們成功！」陳文彬笑笑地說。

「你還是那麼孩子氣。」趙詩薇取笑他道。

(廿)

經過了一段長時期的奮鬥，陳文彬總算醫科畢業了，同時他還考得全系最高分數，獲得一個特別獎狀。

趙詩薇的深造班的課程也結束了。

陳文彬的畢業典禮行完之後，他們和師友一一握別。第二天早上，他們就到倫敦機場準備乘搭七〇七航機返回馬來西亞。

快到候機室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黑婦人拖着一個黑小女孩向他們走來。

小女孩的手上捧着一束盛開的聖誕花獻給趙詩薇。

黑婦人是朱麗。

小女孩是凱莉。

黑婦人忽然引吭高歌：

把我的愛帶去，

將我的祝福牽走，

你會把仁慈的種子，撒在這個
冰冷的土地裡。

你曾在嚴寒的夜裡燃點蠟燭，
你底愛的光芒，

恩澤許多不幸的人；

你的同情

使一個失去人生信心的渺小的黑婦人甦醒。

她不再懦弱！

她已懂得

划向光明，

去創造一個美好的人生；

即使再走在寒冷的雪地裡，

我也不會感到寒慄。

獻給你

我最親愛的人，



一束盛開的聖誕花，
孕育着我對你的愛和
千千萬萬句的祝福。

再會吧，

我最敬愛的人，

山依戀着海；

海眷戀着山；

有一天，

有那麼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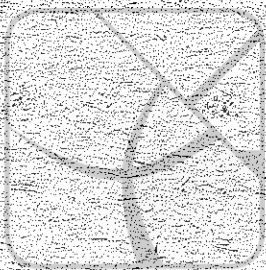
我們會再次重逢在天涯。

趙詩薇被這扣人心弦的歌曲感動得掉下眼淚來。

她俯下身，在凱莉的臉上親了一個吻，然後激動地對朱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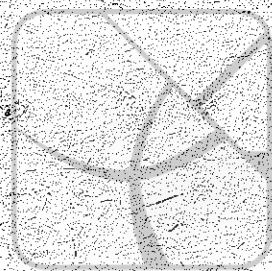
「謝謝你朱麗，謝謝你美妙的歌曲；我也會永遠祝福你的，珍重，再見！」

「再見，Susan，趙，爲了凱莉，你的犧牲太大了，我們母女倆一輩子都不會忘



記你的。有機會再來英國看我們。謝謝你精誠的感召，現在我已懂得人生的真諦了。珍重，再見。」

播音機在催促搭客上機，趙詩薇，陳文彬和朱麗母女以及送行的朋友一一握手話別，就登上飛機。



(廿一)

飛機經過了二十多小時的飛行，終於到達怡保的飛機場了。

陳文彬和趙詩薇的心情都很緊張。踏出了機門，趙詩薇就看見媽媽和姐姐在向他們招手。

「媽媽……。」趙詩薇撲在夏丹的懷裡親熱地叫道。

「詩薇，我的孩子，你終於回來了。」夏丹顫動着聲音說。

一陣親熱的擁抱，大家都激動得流下眼淚來了。

「媽媽，你年輕多了，也比從前好看了。」趙詩薇說。

「這也許是我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變的緣故吧。現在我已過得很有意義了。」

「是啊，媽媽現在已是我們那個托兒所的院長了；還有啊，她一有空就教村中那些貧窮的村童唸書呢。」趙詩琪說。

「伯母，你真了不起啊，噢！怎麼我爸爸沒來呢？」陳文彬說。

「他……。」夏丹欲語又止。

「哦！他走不開，我們回去金馬崙再說吧。」鄭振奮說。

「文彬，詩薇，到了，家我還有一份禮物送給你們呢。」趙詩琪說。

大家匆匆地分頭包了兩輛的士，趕回金馬崙去了。

到了趙詩琪的家，陳文彬說：

「詩琪姐，我先回去宿舍看看我爸爸。」

「文彬，我們不知道怎樣開口才好，你先別難過，財伯，他……。」鄭振奮

拍拍陳文彬的肩膀說。

「我爸爸怎麼啦？」陳文彬驚問道。

「詩琪，還是你告訴他吧。」鄭振奮對趙詩琪說。

「文彬，你先冷靜點，我現在應該告訴你，財伯在八個月前因為患上肺癌而去世了。

。」趙詩琪難過地說。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怎麼我不知道這件事呢？」陳文彬大聲嘶喊道。

「文彬，這是事實，財伯早已知道自己不治，可是他爲了不要影响你的畢業考試，

所以一直要我們瞞着你。」趙詩琪說。

「爸爸……。」

陳文彬雙手掩住臉大聲地哭起來了。

「文彬，這是無可挽救的事，你應該節哀才是。」鄭振奮又拍拍陳文彬的肩膊說。

「喲！這是財伯病危時寫給你的信。」

趙詩琪把財伯的遺書遞給陳文彬。

陳文彬顫抖着雙手，把財伯的遺書打開。

文彬，我最親愛的孩子：

生是一種偶然，死是人生的必然定律。

我曉得你回來時知道我已不在人世，一定會很悲哀的。文彬：別爲我難過，把你所學的貢獻給社會，把你的愛施給那些痛苦的病人吧。這是我最大的期望。孩子，我最親愛的孩子，快揩乾你的眼淚，振作起來！你不要忘記，這是你挺起胸膛做人的時候了。孩子：要是這樣，我在九泉之下，一定感到安慰的。

爸爸遺書

「爸爸，我回來得太遲了，我怎對得起你呢？」陳文彬捏着信哭道。

「文彬，冷靜點，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現在你已完成財伯的願望，他在九泉之下

也一定感到安慰的。」趙詩薇安慰陳文彬道。

「詩琪姐，我爸爸葬在那兒，請你帶我去看看他！」

「財伯就葬在這兒附近，我帶你去吧。」鄭振奮自告奮勇地說。

「我也去！」趙詩薇說。

「我們大家都去吧！」趙詩琪說。

到了財伯的墓地，陳文彬像瘋了似的撲倒跪在墳前大哭起來：

「爸爸，你爲什麼不能等我回來呢？爸爸……」

大家都很難過地陪着陳文彬掉下眼淚來。

「文彬，別再難過了，我們回去吧。你先到我們家住一個時期，慢慢才找工作。現在馬來西亞到處都需要你這種人才，把悲哀化爲力量，振作起來吧！」鄭振奮拍拍陳文彬的肩膊道。

「是的，文彬，振作起來吧！你忘了我們的理想？」趙詩薇一面安慰他一面問道。

「不！我沒有忘記，我會振作的，謝謝你們對我的關懷，我一定化悲哀爲力量的。」

爸爸，你安息吧。」

陳文彬向財伯的墓前行了個禮就和大家回到趙詩琪的家。

「阿姨回來了，叔叔回來了。」晶晶和蘋蘋歡呼道。

「姐姐，你真好命，你看晶晶和蘋蘋長得多可愛呀！」趙詩薇羨慕說。

「詩薇，文彬，跟我來。」

趙詩琪說着就帶他們進入屋後的一間小房。

「嘩！還有兩個小的，姐姐，你什麼時候又生了對雙胞胎呢？怎麼你沒寫信告訴我們呢？」趙詩薇驚喜地問。

「你姐姐在上個月就生下這對雙胞胎，他們是一男一女，是你姐姐故意不告訴你們的。」夏丹說。

「詩薇，我們是至親的姐妹，我在上次的信中不是告訴過你嗎？我要送給你和文彬一份驚人的禮物，哪！我現在把他們送給你們，你們願意接受嗎？」

「願意，願意。」陳文彬和趙詩薇高興得得意忘形的說。

「不過姐夫他……」趙詩薇用疑問的眼光望着鄭振奮。

「我一百個贊成，我們有一男一女已經滿足了，這一對雙胞胎就送給你們吧，這兩個孩子還等着你們取名字呢。」鄭振奮說。

「給他們取什麼名字好呢？」趙詩薇搔搔頭說。

一陣微風飄來一股聖誕花的幽香，陳文彬向窗外望去，那一棚聖誕花白皚皚的，燦爛地開着。他靈機一動，對趙詩薇說：

「詩薇，你看外面的聖誕花白皚皚的，燦爛地開着，男的叫燦燦，女的叫皚皚好嗎？」

「好極了，這兩個名字好別緻呀！」趙詩薇高興地說。

「來，燦燦、皚皚，快讓爸爸、媽媽親親吧。」夏丹說。

陳文彬抱起燦燦。

趙詩薇抱起皚皚。

他們欣慰地相視而笑。

燦燦、皚皚正象徵着陳文彬和趙詩薇的前途是燦爛的；他們的愛情是純潔的、永恆的；而他們將來的結合是快樂的、幸福的。

「聖誕花開」讀後

一口氣讀完紫曦女士近作「聖誕花開」，我彷彿遇見了若干位多年的故知：剛復固執的趙傑昂，爲寡母和弟妹而犧牲自己幸福的夏月，堅強奮鬥的鄭振奮、陳文彬、和詩薇、詩琪兩姐妹，荒淫殘忍的林達昌；還有安分守己的財伯和孤苦伶仃、任人踐踏蹂躪的寡婦徐嫂母女倆……這些人物在現代星馬華人社會裡還隨時隨地會在你我的左右前後出現。作者用一根愛情的彩線，把這些男女老幼的恩仇，巧妙地聯綴成一個有血有淚也有歡樂與希望的故事。——這是從典型環境中鑄成的典型社會群相，十分出色。

當我初到南洋時，聽說有些大頭家用巴士車滿載成隊的兒女去上學，妻妾之多，大可以跟從前「三不知」的狗肉將軍媲美。後來從報章的社會版，也常常看到有些小市民乃至勞工們也居然享受齊人之福的花邊新聞。至于由重男輕女觀念的作祟，導致父母對兒女待遇的懸殊，嫡生庶孽之間權益的差異，更加離譜得出奇。難怪一個洋朋友的太太驚訝：

「星馬華裔的孩子真妙，他們往往有一大批媽媽：大媽媽、二媽媽、三媽媽、四媽媽……天哪，我可真給他們攪糊塗了。」

還有一個百萬富翁庶出的千金小姐，當富翁斷氣之後，她媽媽只分到二萬元，小姐只有五千元，而且要立刻被擲出公館之外。

最初有些朋友以為中華文化南來後變了質，大歎「過淮爲枳」。後來我們接觸較多，瞭解也較深，才知道這正是原封未動的古老的中華文化。唯其古老，所以有些部份已發霉腐爛；甚至有些早被扔進垃圾箱了。比如納妾養婢的陋習，在四十幾年前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就已經懸爲禁令；遺產繼承嫡庶兒女甚至認養後的私生子，都一律平等享受，明文規定在民法之中。誰知在今日南洋華人社會中，這些被揚棄多年的文化渣滓，依然一成不變地被奉爲金科玉律！——趙傑昂就是這一類的代表人物。

雖然如此，我們在另一方面也看到不少可歌可頌的事實。當父親早世甚或父母雙亡時，很多長兄、長姐就立刻堅強地撐起全家的重担，把一個個幼小的弟妹，從哺乳撫養一直到教育成人。而自己雖跨進中年，仍不作成家的打算。也有從祖母輩到十歲左右的弟妹們全家動員，把各人割膠、淘錫米的工資剩餘，點點滴滴聚集起來，供給一個親人乃至朋友去求學深造，這就是本書中的夏丹與財伯。這份偉大珍貴的親情與友誼，在反

對溫情主義的社會中不容許存在；在惟利是圖的工商業社會裡也找不到痕跡；然而這也確是道地的中華文化！而真正變了質的華人，應該以林達昌的新潮派爲代表。作者把他送進枉死城，讀者會覺得大快人心。而對小菊的自殺，我們與其給以無用的歎息；倒不如當作一個教訓，讓一些愚昧脆弱，愛慕虛榮的女孩引爲鑑戒。

筆者跟新文藝絕緣多年，信口開河，無異捫象。好在這只是個人的讀後感，讀者的落伍之言，希望無損于原作的健康。

一九七五年一月廿二日于傍黛谷

後記

中學時代，我就喜歡文藝，時常塗塗寫寫投到報章雜誌去發表。大學時期，因為功課繁重，封筆數年。大學畢業後，我一直在獨立中學執教，天天忙着教書和批改作業，也把筆桿束之高閣。

若干年後，因為環境的變遷，我搬來八打靈居住。從那時起，我天天在洗衣、燒飯的庸庸碌碌的生活中渡過。我種花，花不能解語；我種菜，菜不能解意。突然間，我領悟到人生要有一個目標，不能在混沌中苟且的過日子，於是我戰戰兢兢地重新提起多年不會用過的筆桿。

第一次執筆的感覺正如舉起千斤鐵，開始，我只把我煮的菜餚寫成菜譜，接着再寫散文、詩歌、雜文、電話和短篇小說等。僥倖地都一一在報章上被發表出來。在同期間，我也為電台一些節目撰稿及編寫學校兒童廣播劇。慢慢地，我對寫作恢復了濃厚的興趣。這都應該感謝報界及廣播界的朋友所賜予我的各方面的鼓勵。

我寫「聖誕花開」是在處理繁忙的家務和被刁蠻太哭王——我的小兒子激起的哭鬧

襲擊下寫成的。

重新執筆的我，像一粒久藏的種子埋在貧瘠的泥土中，能茁出的只是一顆無比嫩弱的幼芽，我需要的是陽光、空氣和水份。

「聖誕花開」的出版是經過許多艱難和困苦的，我希望文壇前輩、朋友、讀者能給我多多的鼓勵，使我在文藝的路途中繼續邁進。

這部書的出版，蒙我國名畫家鍾正山先生替我設計封面，文藝界前輩方北方先生寫序，蘇瑩輝教授題辭，陳蒙父教授賜讀後感，馬大中文系吳天才主任提供寶貴意見，以及文教界與其他好友給予各方面的協助及支持，隆情厚誼，在此我謹向他們致萬一分之謝意。

紫曦 著

新書預告

(一) 教育故事

好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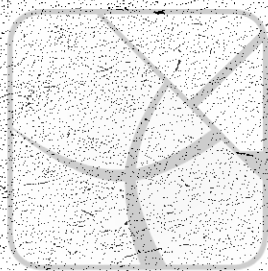
(初中、小學課外輔助讀物)

即將出版

(二) 文藝創作小說

近打河水慢慢流

近期出版



「聖誕花開」版
權由本律師事務所辦
理。本書作者擁有翻
印、轉載、電影、電
視、廣播改編及翻譯
等權益。

吉隆坡

劉李律師樓

簡 介

紫曦女士，愛好文藝，畢業於怡保育才中學及星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曾任芙蓉中華中學及吉隆坡尊孔中學華文教員多年。目前專心寫作，常為電台撰稿及編寫學校兒童廣播劇。筆名有筆奴、竹影、霧中君、荇子、胡蘋等。本書以馬、星、英國作背景，作者用一根愛情的彩線，把書中男女老幼的悲歡離合、恩怨愛憎，巧妙地聯綴成一個有血有淚也有歡樂與希望的故事。情節曲折，風格新穎。



聖誕花開

作者：紫 曦

版者：紫煦出版社

Penerbitan Tze Hsi
41, Jalan SS 2/18,
Petaling Jaya,
Malaysia.

印者：宏豐貿易印刷公司

Sharikat Weng Fung Trading Press,
AS-6, Salak South Garden,
Jalan Sungei Besi,
Kuala Lumpur.

銷處：馬星各地書局

封面設計：鍾正山先生

九七五年三月出版·定價馬幣二元二角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